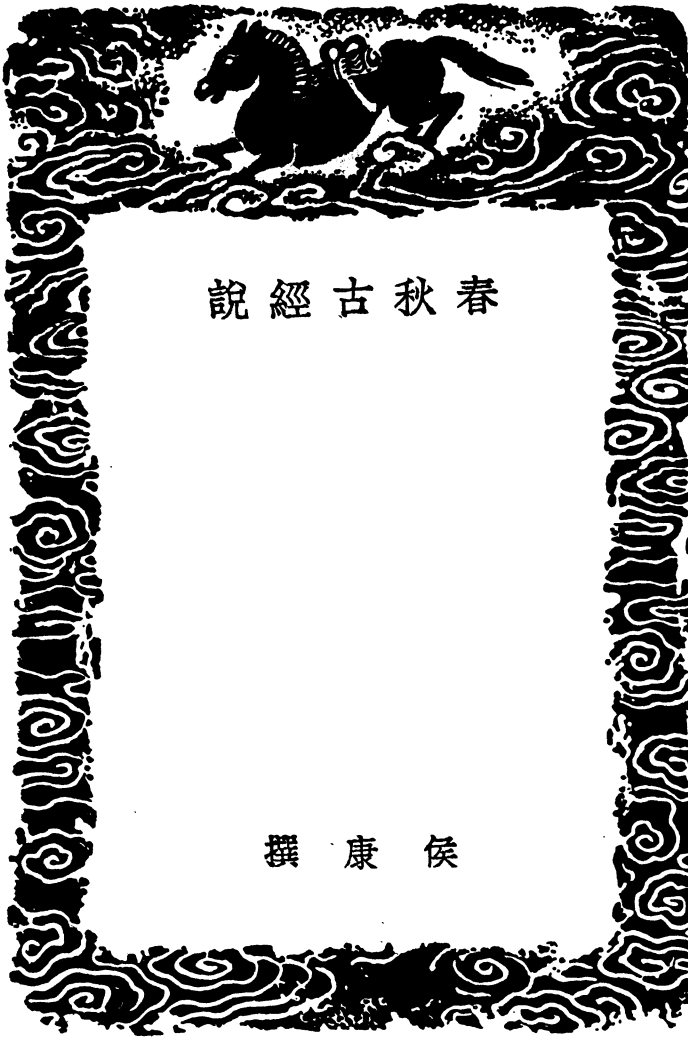
春秋古經說讀春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古經說

侯康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幷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說詳四庫提要。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佹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幷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螺、則螽之或體。遬、則速之籀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渝輸同訓。黎耒同音。鄙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尋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禚。品部引次于嵒北。而部引石尙來歸脹。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以定云。

右春秋古經說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亡友侯君君謨道光乙未舉人湛深經術兼工文筆殁吾粵之孔舉軒汪容甫也考漢志稱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註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錄矣然陸德明經典釋文稱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當自有經又徐彥公羊傳疏稱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經十一卷公穀二傳之經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是書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堪比參訂勒成二卷亦毛氏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古經之類而閒補其疏舛闕略簡要篤實殆欲過之蓋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編之記載或記憶之失眞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原無足異又春秋有魯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身爲魯史親見聖人昔元趙汸春秋集傳自序稱陳傅良謂以左傳爲魯史舊文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恐未必然知左氏所據以作傳者爲魯史舊文爲聖人特筆則凡以虛詞說經而舍傳以從者不攻而自破矣數典不忘其祖是書尤其第一義也夫道光庚戌夏五南海伍崇曜謹跋

春秋古經說卷一

清　番禺陳康祺讀樵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偁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偁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偁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及范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強生凡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眛據左注蔑卽姑蔑不偁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眛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眛又說文目部眛目不明也苜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人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槨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悅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牽合其說耳金覆祥通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郝坦春秋集古傳又以

爲卽鄭之尹氏。更附會無足道。然則何以偁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偁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姒氏卒同。姒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母。證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簀。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氏大事表。斥爲支離何哉。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偁。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偁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倚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古經意也。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衞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同。惟二年作成。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衞將作彗。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攷古圖許、或作鄦。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郕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

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繫露滅國下云。衞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郕爲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邴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肯受而有之。本杜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爲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邴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倂。則方丙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邴。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偁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

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諮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愼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偁侯。後偁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偁侯者。皆當爲紀。杞哥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偁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並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郕。魯孟氏邑。遂謂郕是而成非也。此郕爲魯邑。與衞師入郕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郕國之郕亦可作成。蔡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盛。成邑亦可在郕。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公羊。衞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衞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穀梁注同。正義引班序譜。僞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衞凡七會。六在衞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春秋初。衞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衞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衞。據此而言。蔡合先衞。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今乃居衞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衞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貶而衞自可以先至進衞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俞氏皇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指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此常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明卽單伯且如俞說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偁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偁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隕、公羊作霣。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澒濞霣隊注。

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恆爲常。避文帝諱。疑其初本。尚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偁子者愍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偁子糾。故魯史從其所偁。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尚有無子字者也。設梁釋文。則只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偁子。後偁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偁。春秋書法。未聞有卹典也。唯霞峯華氏春秋疑義

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偁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偁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襄十五年左傳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戎諸人。而有爲子馮諸人。皆舉名。則子馮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蔿子連文。然雖不取名。而偁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偁子元。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鄭世子華偁子華。宋公子朝偁子朝。齊公孫明偁子明。昭四年。宋公子城偁子城。昭二十年。其名本皆無子字。偁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所偁也。然則偁子不偁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校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卽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既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齊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作伐戎無疑。經書侵戎者五。亦皆言鄙。

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彊。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卽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閌、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嘵嘵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

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卽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訾謷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徐彥時左傳猶有作城穀者。則在晉非無善本可知。而牽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寧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厤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厤推之。五年癸未朔。不得有己巳。漢五行志上引作己酉。亦誤。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作乙亥。以長厤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乙巳字形相似而訛。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增。貫、一名貫澤。如滎、一名滎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偁貫澤也。春秋繁露精華篇亦偁貫澤。陽穀之會。蓋據九年傳。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寧。與宣十一年公孫寧。昭二十二年宋向寧。廿八年鄭伯寧。滕子寧。公羊作甯者正同。按寧甯、古通用甚多。史記酷吏傳寧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云寧一作甯。已史記引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寧縣。廣寧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彥所見左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爲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命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偁謂之間可從省。如偁叔興父爲叔興。宋子哀爲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不宜

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胥甲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胥甲父。此之傳不言父。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盂。穀作雩。或爲宇。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雩者。雩盂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霍。則以形近也。蓋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事。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尙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按周國隗夔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又曰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蓋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夔。不幾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然則以夔爲隗。猶之以夔爲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夔。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雙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亦作湫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萩。猶椒之爲湫也。又說文無椒。卽茱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萩字亦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

此椒萩菽三字所由別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一。凡左傳偁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有叔氏。叔肸之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或單偁孟氏。季氏。臧氏。而于叔孫氏無單偁叔氏者。嫌于叔肸之族也。傳文尚謹嚴如此。何況于經。彭生時未有叔氏。然舉全書而論。終嫌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無仲字。則闕文。如定六年經偁仲孫何忌。爲仲孫忌也。此三傳竝同之闕文。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師師侵衛則獨公羊之闕文。云譏二名者。乃從而爲之辭。釋文不以十四年經爲闕。而以此經爲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下。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如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俗刻無此。據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注不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當是或本。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蘧蒢卒。

公穀作籧篨。段氏謂公穀爲正。籧篨、竹席也。此以器爲名也。按籧篨爲竹席。亦爲惡疾。如詩籧篨不鮮是也。而惡疾之籧篨。又作蘧蒢。漢書敍傳下。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是也。左傳雖有名子不以隱疾之言。

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平公太子名痤。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系。齊慶繩名肄。說文。肄、頭衰骯肄態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以器則字不能从艸。以疾則从艸从竹皆可。無以定二傳之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鄭君禮注。謂隱疾。衣中之疾。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廢。然則非避不祥也。故蘧蒢等可取爲名。以非隱疾故。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衞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訛聖。非聖譌聲。知者以周書謚法解。偁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而婦人謚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子。公孫敖之妻聲己。謚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于外家者與。

春秋古經說卷二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爲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羅人欲伐之注羅熊姓國正義以爲世本文今以百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鄝詩漸漸之石箋亦偁舒鳩舒鄝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鄝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翏聲謂穀梁爲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皋陶後爲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舊偁知本不作鄝公子燮所滅之蓼與見桓十一年傳者截然二地觀杜注自明與舒蓼則似爲一正義說也春秋大事表從高氏地名攷謂三蓼當分三國似更確今姑從正義且說文不云國名而但云地名卽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按郊特牲之毋追釋名釋首飾以爲牟追卽禮記釋文亦云毋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公子務婁務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

舉牟光卽務光。是無務古音皆如牟。

又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牟婁實有其地。左疏謂莒取之後常爲莒邑。據經文而言也。春秋大事表以無婁公作牟婁。謂卽莒人所取者。則是時莒恃晉而不事齊。齊比年伐之。仲孫高固何由會于其地。且釋例土地名。于牟婁下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隱四年注同。于無婁下注云闕。則不合爲一地可知。但杜以無婁屬杞。僖二十四年注同。亦有可疑者。此事傳無明文。杜亦不能實指無婁所在。仲孫高固復非杞大夫。杜果何見而云杞邑乎。第其分無婁牟婁爲二。則似得古經之旨。以齊莒方惡故也。公羊作牟非。獨以音相近。當亦涉隱四年昭五年經文而誤。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漢五行志屢引皆作貿。按古音茅如矛。小雅。露彼菅茅。下與猶韻。離騷。荃蕙化而爲茅。上與留韻。而檀弓。貿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是茅貿可同音。故古經作茅。二傳作貿也。衞康伯髦。卽王孫牟。據釋例土地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卽茅戎。而文三年左傳注。茅津亦在河東大陽縣西。故括地志謂茅戎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則古經作茅。乃其本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首。公穀作手。按首者、正字。手者、假借字。古多通用。士喪禮。左首進鬐。注。古文首爲手。大射儀。相者皆左。

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左氏古文而作首。公穀今文而作手者。容有一二字出入。襄二十五年左傳。授手于我。家語。作授首于我。漢書古今人表。斁手。說文支部。作斁首。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莊子達生。則捧其首而立。釋文。首、本作手。皆通用之證也。公羊又作午者。則更由手而訛。至宣十七年孔疏云。沈氏引穀梁傳云。曹公子首偃。當是誤涉左傳文。經義雜記。據此謂古本穀梁與左傳同。則恐非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按定七年齊侯衞侯盟于沙。公亦作沙澤。蓋卽合爲一地。然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以瑣爲沙。非無據。蓋沙本有娑音。閟宮詩傳。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正義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娑瑣音近。故一地二名。或又加澤字者。如滎一名滎澤。貫一名貫澤耳。杜注。瑣澤地闕。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分作二地。似非。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鄭地也。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也。皆不得與此瑣相混。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戌。釋文云。本或作成。按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戌惡。皆與君同名。戌、謂向戌。君卽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戌。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刊定知古經爲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戌。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洪稚存更生齋文集有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然究屬變禮。向戌號偁名卿。未必犯此不韙

也。公羊特以成戌形近而訛。如哀十三年許男成卒。公亦作戌。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公作戌。又作戌。文二年左傳。宋公子成。釋文。成本或作戌。莊子大宗師釋文。成本或作戌。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穀亦或爲合。段氏改古經爲鄫。謂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鄫。再寫訛鄫。其說甚創。然非也。段謂僖十四年釋文。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字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按僖十四年以下鄫之見經傳者皆同。是姒姓之國。故音義不復重出。此則雖同字而實異地。嫌有別音。故復出之。安得因此疑本作古外反也。段又謂杜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據此可知鄫乃鄫之誤。古者鄭國處于留。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鄫。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鄙。錯于宋境者。古爲鄫地。故名之。按僖三十三年杜注云。鄫城故鄫在滎陽密縣東北。與此年注鄫在陳留者。顯分爲二。何可牽合。孟康漢書注。以證杜註作鄫。又況劉昭注司馬彪郡國志。于陳留郡襄邑下明云。襄元年會鄫。杜預曰。縣東南有鄫城。水經淮水注下明云。又東逕鄫城。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引經引注皆作鄫。不作鄫也。鄭國處于留之說。發墨守所不取。今姑無論此。然則公穀作合者。當是由鄫誤會。由會誤合。段氏云云。未免以末爲本矣。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按此涉上文戚之會。及後數年伐鄭會袒。莒邾滕薛皆從而致誤也。必知是二傳誤。而非左氏奪文者。齊世子光。位次在薛伯下。十年先至于師。始長滕薛。十一年始復長莒邾。此時尚仍其舊。若左經有斷爛。當并奪齊世子光。不應獨于其中奪去四國。故知二傳誤衍。毛氏簡書刊誤云。前會有吳人鄫人。而此亦無之。則不必與前會相同是也。公穀口授之本。多有相涉而誤者。如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曹伯。則誤于侵蔡會首止諸役也。說見前八年盟于洮有鄭世子華。則誤于甯母之盟也。襄二十二年會沙隨有滕子。二十九年城杞有邾人。則誤于圍齊、盟澶淵、會夷儀諸役也。此其致誤之由。皆可灼然如晦之見明矣。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作傅陽。公與左氏同。而解云。左氏經作偪字。凡徐彥疏文。必公羊異左經者。始云左氏作某。今經文不異而亦云然。恐徐彥所據本非作偪。然今不可攷矣。偪、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惠氏補注引古今人表。福陽子。則偪、當讀爲福。謂徐仙民音是。而傅又福之轉。故鄭語偁妘姓鄅鄶路偪陽。而前漢志楚國。後漢志彭城郡。俱有傅陽縣。隨宜偁之。無關體要。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按古人名字必相應。如名偃字子游。名施字子旗之類。義略可尋。公子騑字子駟。則尤顯然者。駟、一乘也。騑、驂旁馬也。必得騑而後成駟。詩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

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左傳桓三年正義云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然則名騑字子駟義始相配公穀易以聲相近之字非子駟命名本旨矣

襄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徐彥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按史記集解晉世家襄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服虔九合諸侯註俱作亳使云涉杜本偶誤不容兩引皆同又韋昭後于服而先于杜其注晉語亦作亳則自東漢三國以來別本多不作京但今審定似宜從徐彥所見服本惠徵君補注云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亳無攷春秋大事表則謂亳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蓋偃師爲湯所居之亳故取以當之然杜注但言鄭地而不詳所在果卽偃師之亳其文易見何獨闕如則此非杜氏旨也徵君謂無攷者究得闕疑之義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郃按杜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費縣下亦作台亭蓋皆因舊名爲偁則此地本名台可知穀作郃者台郃古通詩生民卽有郃家室白虎通京師引作卽有台家室是也據釋文穀梁本又作台則亦與古經同矣

襄十四年己未衞侯出奔齊

公羊作衞侯衎毛氏簡書刊誤于二傳抨彈不遺餘力獨此條謂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

補之爲是。按諸侯出奔有書名者。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之類是也。有不書名者。衞侯出奔楚及此是也。其義例皆難以強通。如曰從赴。則列國來告亂。安得直偁其君名。禮所云諸侯失地名者。正指書法而言。非指臣子赴告。故論書法則皆宜名。論赴告則皆不宜名。如曰復歸國者不名。則鄭伯突。衞侯朔。亦復歸。何以名。卽謂突奪正朔。得罪天子。特名以惡之矣。而郕伯未復國。又何以不名。且譚子弦子溫子皆不名。或又謂譚子等國滅而奔。與兄逐而奔者不同。則徐子章禹又何以名。董江都言春秋無達例者。其在斯乎。後儒望文生義。未必盡當。筆削之旨。闕疑可也。故此之不名。未見公羊是而左穀必非。

襄十七年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按攷工記梓人云。數目顚脰。注。故書顚、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鬲頭無髮之鬲。孟子。宋牼將之楚。荀子。非十二子。作宋鈃。蜀志簡雍傳注云。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蓋皆聲之轉也。劉昌宗周禮音牼。苦顏反。又客田反。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按桃、洮、皆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僖二十五年。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此與僖八年盟于洮之爲曹地者不同。正義誤合爲一。此地之名洮者也。是年圍桃。及昭七年傳乃遷于桃。則桃邑也。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而于洮則但云魯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蓋不能實指其所在。然以會杞伯姬。會衞子莒

度推之。必其地與三國相近。三國皆在魯西南。此云伐我北鄙。則非洮明矣。公羊徒以聲近而訛。不知其誤合二地爲一。有斷不可者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作桃。其誤亦猶是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按柯、阿、原同音通用。如水經。河水注之柯澤。卽左傳襄十四年之阿澤。但此地則實作柯。不作阿。一徵之後漢郡國志云。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一徵之水經濟水注云。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俗刻訛阿。武英殿板不誤。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據此知明是公羊漢世始著竹帛。習于當時之僞。因以阿易柯。而不知非聖經本文也。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陽。亦因當時避漢景帝諱而改也。穀梁仍作啓。公羊後出于穀梁。此亦一證。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按此鄭子孔也。說文乞部云。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偈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今以左傳攷之。如楚成嘉、字子孔。宋孔父嘉。亦名嘉、字孔父。卜氏以爲孔父名者。非。說詳惠定宇補注。則鄭之子孔。其爲名嘉無疑。況鄭固別有公子喜子罕是也。未聞被殺。襄二年左傳載子罕當國。八年傳。敍鄭六卿則子駟居首。而子罕之子子展已爲卿。子罕蓋早卒矣。公羊未見國史。不知孰爲喜。孰爲嘉。特以字形相似而誤。如鄭簡公名嘉。見于春秋。史記鄭世家。亦作嘉。而十二諸侯年表。則作喜也。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四年。衛尉張喜爲司空。注引獻帝春秋。作嘉。亦此類。又劉楨傳。楨與弟喜從兄韶。注引東觀記。喜作嘉。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噩噩螢之異文二傳作蘧公羊作噩定九年鄭伯蘧卒亦同公孫蠆者鄭子蟜也公孫夏者鄭子西也襄十九年左傳于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則是時子蟜之卒久矣公羊有于人名偶誤一字而卽大乖事實者如以鄭公子嘉爲公子喜而不知喜固先卒也說見前以衞齊惡爲石惡昭元年而不悟石惡已奔晉也以衞世叔儀爲世叔齊襄二十九年而不思齊乃儀曾孫城杞時恐尚未生卽生亦尚幼也口授本之不足信類如此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一作跛按罷古音如婆凡皮聲之字古皆在第十七歌戈部羔羊之皮下叶紽牛則有皮下叶多那從其有皮下叶何可證也又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曰無平不頗而今易作無平不陂陂卽罷之去聲陂又破河反古無四聲之分則罷頗實同音矣故左作罷公作頗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穀同而左傳作買朱鉏杜注買朱鉏密州之字大謬春秋經傳無偁人君字者段氏經韻樓集謂買密雙聲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買朱鉏者莒語經從中國傳從主人歷引大原大鹵善伊稻緩賁泉矢昭諸地名證之然人名亦有可證者吳子乘僱吳子壽夢襄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則密州其猶

吳子乘與買朱鉏其猶吳子壽夢與或據左傳謂古經本云買朱鉏則其謬更甚于杜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按徐彥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惟穀梁作雪公羊仍作雹但漢五行志中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劉向治穀梁以爲雨雪固宜董治公羊而亦同其說則公羊向有別本作雪不獨陸氏釋文本爲然矣穀梁作雪而范氏云雪或爲雹釋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是范秖據左氏而言非有或本今審定知雹是而雪非何者春秋書大雨雪凡三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則周之八月也僖十年冬大雨雪則周之八九十月也皆不宜雪而雪故書以志異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順天時矣而又與震電兼行故亦異而書之若此年正月大雨雪時令既合又無震電之災何足書乎且申豐之言又豈左氏僞造乎然則穀梁訛雹爲雪正如僖十年公羊訛雪爲雹耳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下同按婼字从女若聲若字有惹音如後世偁蘭若般若故婼字亦有兒遮反一音見漢書趙充國傳將婼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注服虔音兒師古從蘇音如此讀則與舍聲相近又徐仙民婼音釋而舍古亦多讀爲釋舍菜舍奠即釋菜釋奠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鄭君皆讀舍爲

釋。故古經作婼音釋。公羊作舍也。此說似勝前說。錢詹事謂徐仙民多古音。惠徵君亦謂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及。簡書刊誤。謂因武叔之子名舒。舒舍轉音而訛。恐非。

昭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又無出字。按朝昭音同。不必辨。其無出字則大非。春秋書法。奔與出奔有別。不言出奔之例凡三。國滅不言出。公羊莊十年有傳。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衞、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此不可例之于大夫者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自周無出。左氏成十二年有傳。如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也。此又不可例之于列國大夫者也。若列國大夫則自外行者。不言出。公羊文七年有傳。如晉先蔑奔秦、公孫敖奔莒、歸父奔齊是也。今朝吳于是三者俱不合。則有出字何疑。邵公之注迂曲無當。宜從古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云東者、東國也。按朱爲蔡平公子東國。則平公弟朱叔父也。朱之出奔。正爲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故朱出而東國立。事載左傳甚明。穀梁未見國史。因朱字訛作東。又見下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遂誤合爲一人。不知東國立後自以他事如楚而卒。如許男甯卒于楚之比。非昭公薨于乾侯之比也。穀又云。何爲謂之東也。惡之而貶之也。則自來誅絕之法。無去人名一字以爲貶者。其謬更不待辨矣。至朱未出奔之先。左傳載其失位。位在卑。昭子決其不然。而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說。則云蔡侯朱驕。君臣不說。驕與卑正相反。當從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世家但載東國攻平侯子。不載其出奔。所云殺平侯子者。卽謂逐蔡侯朱。特誤以逐爲殺。朱旣見殺。不能再出奔。逐以奔楚屬之東國。蓋其敍事離合參半。大事表據此。謂當從穀梁非是。史記不如左傳可信也。又左傳載沈尹戌之言。明云出蔡侯朱。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按宣元年逐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云。逐何以不偁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最得經旨。今以其說推之。如歸父還自晉。至笙逐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皆蒙上文。故不偁氏。卽仲遂卒于垂。亦一事再見之例也。孔疏謂省文從可知是也。半農春秋說云。偁公子于前。偁仲遂于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公羊以爲貶。與元年傳違。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左穀俱未憭此。後儒更從而爲之辭。無足置辨。必當以公羊爲正。然則此年婼至自晉。正蒙上執我行人叔孫婼之文。而獨再書族。公羊可謂自亂其例矣。宜從古經。

定四年。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圄。虞。公羊或作吳。按今人分圄爲獄名。圉爲養馬之名。古則不然。說文夸部。圉、圄。所以拘罰人。从□夸。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部仍有圉字。曰守之也。與拘罪人意略同。則圉圄通用。故禹貢。西傾朱圉鳥鼠。前漢地理志。天水郡下。後漢郡國志。漢陽郡下。俱作朱圄。淮南人間訓馬圉。論

衡逢遇作馬圃虞或作吳者則如北吳後世謂之虞前漢地理志下詩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敖不吳不揚漢衡方碑引作不虞不揚聲相近也釋名釋州國吳虞也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公穀作伯舉公羊作莒按舜典伯與左傳文十八年伯奮、伯虎、襄四年伯因昭二十年逢伯陵二十八年伯封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蒯伯絜注古伯字多从木此伯柏、通用之證也史記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水經江水又東過邾縣南注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此莒舉通用之證也故古經作柏舉公穀作伯莒伯舉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按黃者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杞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隱元年公敗宋師于黃則爲宋地與此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黃在齊衞之間路史謂登州府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然宋之登州府黃縣即晉之東萊黃縣杜氏已斥其非路史蓋未攷釋例然則此年盟于黃必齊侯無疑或謂沈姒蓐黃晉主汾而滅之安知晉不以舊國爲地名然于經傳無稽也且上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而齊自與衞侯盟于沙後亦結謀叛晉故齊魯共爲此盟安得以爲晉侯哉其誤蓋同于昭十年經齊欒施作晉欒施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申字三傳同左傳正義及釋文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昭侯是文侯元孫不應與高祖同

名。未詳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況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詳耳。段氏擅改古經。非至殺字。公穀作弑。段謂古經亦當作弑。則甚確。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弑。段亦從公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厤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簡書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邵公不悟蒲即亳。以蒲爲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董仲舒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抱經堂校定本。依公羊改爲蒲。然以漢志例之。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

穀梁釋文。荼、尙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荼陵。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荼之轉爲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訛。非因舒音而訛也。

讀春秋

趙良霦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春秋卷上

清　肖巖趙良霨著

百二十國寶書。吾不得而見之矣。所見者惟夫子之春秋。夫子修春秋以明王道。固必有所筆削以寓權衡。而學者不見魯史舊文。究不知何句何字爲所增損。孟子曰。其文則史。是夫子雖有增損。因仍者多。而欲於千百年之後。推求聖心于一二字之間。雖朱子不敢據以自信。況後人乎。顧三傳皆註春秋。而左氏每有背于經。公穀又往往不同于左。漢儒著論。互有短長。而卒並傳不廢。則知聖人之心如天。春秋之理如日。而坐井亦天。容光亦日。豈惟三傳。唐宋以來諸儒之說經者多矣。自非好爲穿鑿。而據同然之心。以揣當然之理。微文大義。遞有發明。亦如人之遊於光天化日中者。各執所見以擬諸形容。大小固殊。總之不離乎天日矣。霨不敏。幼承先訓。屢講是經。今老矣。恐提命多所遺忘。卒如盲于目者之幾非天日所能曜也。因讀而述之。

春王正月隱公

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先儒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然考桓之篇。書春無冰。冬雨雪。以誌災異。其非夏時甚明。時與月俱從周。則天之所爲。卽王之所爲。何不可以王冠春。蓋春秋魯史也。諸侯奉王正朔。朝廟聽政。必行于每月之初。事係于月。不係于時。故先言春。而惟以月屬王。見周朔之頒行于列國也。

元年正月必行卽位之禮。隱不書卽位者。蓋探惠公之邪志。以位爲桓之位。而已特攝焉耳。攝必有歸。攝之久而不歸。則奸臣必有覬覦于其間者。公之弒兆于此矣。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內所欲也。邾爲魯之附庸。地近而親。誼聯一體。公初卽位。不布誠信于邾。而與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上下無同德而有違心也。傳謂邾能修好息民。而書儀父以貴之過矣。黎氏淳曰。儀父名也。附庸例書名。

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穀梁謂殺之是也。其不言殺而言克。殺易而克難也。言殺則罪專在莊。如天王之殺其弟佞夫矣。言克則莊固有以制段。段亦有以敵莊。勢均力侔。固處于不能兩立之地。而莊不殺段。則段必殺莊。春秋不言出奔可知矣。使果自鄢奔共。則以段之包藏禍心。必不能靖。何不聞其據邑以叛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稱名。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也。妾母之卒。不赴不祔。禮也。桓未卽位。而仲子係于惠公。固未成之爲夫人。使魯不以其喪赴告王室。王亦何由知之而賵之。則亂嫡妾之分者。隱公之罪也。於周何與。然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諸侯有壞法亂紀者。而無以正之。亦不得辭其咎矣。

及宋人盟于宿

元年正月必行卽位之禮。隱不書卽位者。蓋探惠公之邪志。以位爲桓之位。而已特攝焉耳。攝必有歸。攝之久而不歸。則奸臣必有覬覦于其間者。公之弒兆于此矣。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內所欲也。邾爲魯之附庸。地近而親。誼聯一體。公初卽位。不布誠信于邾。而與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上下無同德而有違心也。傳謂邾能修好息民。而書儀父以貴之過矣。黎氏淳曰。儀父名也。附庸例書名。

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穀梁謂殺之是也。其不言殺而言克。殺易而克難也。言殺則罪專在莊。如天王之殺其弟佞夫矣。言克則莊固有以制段。段亦有以敵莊。勢均力侔。固處于不能兩立之地。而莊不殺段。則段必殺莊。春秋不言出奔可知矣。使果自鄢奔共。則以段之包藏禍心。必不能靖。何不聞其據邑以叛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稱名。以天王下賵諸侯之妾也。妾母之卒。不赴不祔。禮也。桓未卽位。而仲子係于惠公。固未成之爲夫人。使魯不以其喪赴告王室。王亦何由知之而賵之。則亂嫡妾之分者。隱公之罪也。於周何與。然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諸侯有壞法亂紀者。而無以正之。亦不得辭其咎矣。

及宋人盟于宿

若未正其爲君。而非有天澤不易之義也。翬之心從此生矣。使謂夫人從君先卒。則不書葬。彼晉人之如周葬穆后者。何以說焉。

尹氏卒

王臣卒而書於魯之册者三。尹氏、及王子虎、劉卷、是也。天子之卿無外交。其喪不宜赴于諸侯。而虎曾涖踐土之盟。卷能合召陵之師。天王念其功而爲之赴。故不舉爵第稱名也。尹氏之卒。亦天王爲赴耶。乃不舉其名而舉其族。豈以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第稱族而天下無不知其人耶。其世爲上卿。權逼天子。亦赫赫矣。春秋既不能知其名。而仍而不削。蓋以著子朝之亂所本也。而傳以爲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果爲聲子。公卽不敢僭用夫人之禮。史亦當書公母某氏。今第曰君氏。古無此徑省之文矣。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鄭與衞爲仇。而宋與衞爲黨。鄭欲挾齊以敵宋。故於石門尋瀘之盟。以固其交好也。外盟不書。此何以書。蓋春秋之初。莫詐於鄭莊。莫強於齊僖。二國合而干戈無寧日矣。故於其來告而謹誌之。

公及宋公遇于清

簡其禮以相見之謂遇。王法不行。諸侯無統。各相要結以謀其私。與古之從王事而適值于途者。異矣。隱之篇。書遇者二。宋魯遇清。將以伐鄭。宋衞遇垂。將以結齊。欲祕其情。故託爲不期而遇。如果遇也。則兩君之出。各有所之。何以一遇而遂已乎。

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州吁弑君。而欲會諸侯以定其位。何不與鄭釋怨。而謀必出于伐哉。意州吁求和于宋。而宋以伐鄭慫恿之也。衞桓陳出。陳之不爲州吁明甚。觀擊鼓之詩曰。平陳與宋。則知陳蔡亦宋爲合之。故經序衞人于下。而以宋公主兵。蓋宋之師。本爲公子馮出。非徒爲州吁也。穆既受位于殤。亦豈忍使其子無餬口之地。今殤以馮在鄭。而連兵伐之。是忘其父之爲德。而欲窮其子之所歸。亦不仁甚矣。卒之亂不起于馮。而起于督。則伐鄭之役。不足以自救其亡。而徒陷于黨惡之罪而已。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翬有無君之心。而後敢以國卿會伐于諸侯。以師衆助黨乎亂賊。使公能知履霜之警。則既拒宋之乞師而弗許。必不狥翬之固請而得行。乃執義不堅。不能正身以正其下。而無駭專兵于前。翬遂踵行于後。鍾巫之禍。亦公之自貽伊戚矣。翬去氏。猶無駭未賜族也。再序四國。甚諸侯之助逆而不知返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二嫡。仲子者。妾辭也。桓未君而先立廟以祀之。非禮也。隱但知從父爲孝。而不知適以彰父之愆也。讓桓爲友。而不知適以啓桓之簒也。考宮而獻六羽。隱固知仲子之不宜祔廟矣。固知仲子之宮。不可同于羣公之宮矣。而卒違禮爲之者。春秋於隱公之孝友。蓋深憫之。

鄭人來輸平

此鄭莊欲間宋于魯。而通魯于齊也。齊爲鄭黨。而不能踰魯以助鄭侵宋。故莊不惜屈己以求和于魯。魯許鄭成。自不能終與齊絕。故平以春來。而艾以夏盟。齊魯之好。莊實結之。蓋其心灼知隱貪于利。僖貪于功。故於魯輸財。以釋其舊仇。而爲齊樹黨。以成其小霸。迨三國之交既固。而後連兵以大肆其伐宋之謀。不然。長葛之圍踰年矣。不思禦敵而求睦鄰。顧爲此不急務之哉。語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莊之梟雄算無遺策矣。不特愚弄宋殤。使之幸小勝而忘大禍。卽齊魯亦墮其術中。隱爲所用而不知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年來聘。所以申艾之盟也。艾盟不書及而書會。志此盟者齊。故急于聘者亦齊。年不稱公子。非貶也。未爲大夫也。不任大夫而任其弟。隱以示我之所親貴。以推心于魯。而使之固結于齊也。蓋僖之圖霸亟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

鄆讙龜陰書來歸者。我故田也。祊爲鄭邑。亦曰來歸。蓋輸平之時。已納諸魯。特其意尙俟會魯侵宋而後致之。今見魯之伐邾。師爲宋出。則於舊好猶未忘。而於新交必不固。故懼而急以祊來。祊來而盟宿遇清之志渝矣。宛、鄭大夫也。接於我。故以名見。

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傳謂齊人卒平宋衞于鄭者。非也。以齊之強。果欲爲三國釋怨。鄭敢不從。而是盟莊無與焉。則東門之師。長葛之取。積怨如故。烏乎平。蓋其時鄭既與魯修好。則宋衞之黨已孤。故懼而求盟于齊。而欲

此鄭莊欲間宋于魯。而通魯于齊也。齊爲鄭黨。而不能踰魯以助鄭侵宋。故莊不惜屈己以求和于魯。魯許鄭成。自不能終與齊絕。故平以春來。而艾以夏盟。齊魯之好。莊實結之。蓋其心灼知隱貪于利。僖貪于功。故於魯輸財。以釋其舊仇。而爲齊樹黨。以成其小霸。迨三國之交既固。而後連兵以大肆其伐宋之謀。不然。長葛之圍踰年矣。不思禦敵而求睦鄰。顧爲此不急務之哉。語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莊之梟雄算無遺策矣。不特愚弄宋殤。使之幸小勝而忘大禍。卽齊魯亦墮其術中。隱爲所用而不知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年來聘。所以申艾之盟也。艾盟不書及而書會。志此盟者齊。故急于聘者亦齊。年不稱公子。非貶也。未爲大夫也。不任大夫而任其弟。隱以示我之所親貴。以推心于魯。而使之固結于齊也。蓋僖之圖霸亟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

鄆讙龜陰書來歸者。我故田也。祊爲鄭邑。亦曰來歸。蓋輸平之時。已納諸魯。特其意尙俟會魯侵宋而後致之。今見魯之伐邾。師爲宋出。則於舊好猶未忘。而於新交必不固。故懼而急以祊來。祊來而盟宿遇清之志渝矣。宛、鄭大夫也。接於我。故以名見。

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傳謂齊人卒平宋衞于鄭者。非也。以齊之強。果欲爲三國釋怨。鄭敢不從。而是盟莊無與焉。則東門之師。長葛之取。積怨如故。烏乎平。蓋其時鄭既與魯修好。則宋衞之黨已孤。故懼而求盟于齊。而欲

防之取者是也。蓋春秋之初。兵爭俶擾。皆鄭爲之。鄭以計餌齊魯。而齊魯以兵助鄭。遂使宋、衞、郕、許皆被其禍。固不待繻葛之戰。而鄭之有干王法。罪不容誅矣。

公薨

薨未有不書地者。路寢正也。雖臺下楚宮。非正亦書。以明其得考終命。惟隱公閔公不地。則弑可知矣。孰弑之。閔之薨也。書慶父出奔。則賊在慶父。今於隱薨之下。卽次以桓之卽位。弑公者非桓而誰。此雖族誅公子翬。尙不足爲討賊。況嫁其罪于爲氏乎。故隱之不書地。幷不書葬。春秋之例。賊不書葬。討則不書葬。誅桓也。

公卽位桓公。

繼故不書卽位。穀梁所謂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桓之卽位。忍于隱矣。孔疏以爲歸罪爲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夫歸罪爲氏。是桓固以爲氏實弑公矣。繼弑皆不可以卽位。獨爲氏之弑而可以卽位乎。甚矣。桓之處心積慮以求此位也。雖無羽父之譖。固將以刃加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祊近魯。許田近鄭。當使宛歸祊之時。早欲得田以自廣。特迫于宋人之難。而未敢遽言也。今乘桓之簒立。知其有危懼之心。必不惜重利以求列于諸侯。故爲垂之會以要之。其不以祊易而曰以璧假者。先儒謂諱國惡。非也。蓋祊久歸于魯。不得執以爲言。而以寸璧易土田。託辭曰假。實微示其要賂之情。以陰挾其必從之勢。易田而後盟越。鄭遂其欲。而魯亦幸得所援矣。春秋誅亂賊。必先治其黨。聖人之惡鄭莊也。尤

甚于魯桓。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者。宋穆公所召。而屬之以與夷者也。督黨于馮而欲納之。則必弒與夷。欲弒與夷。而先剪其手足。則必殺孔父。禍主于君以及其臣。故公羊以爲累也。顧殤公在位十年矣。督與孔父俱北面事之。書曰其君。謂督之君。正其罪也。書曰其大夫。謂殤之大夫。明其忠也。孔父捍君父之難。不與賊同生。而先君以死。魯人高其節。故特著其名。而或以孔父爲字。禮豈有名君而字臣者耶。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者。外所欲也。齊鄭怨殤。則必與督。殤弒莊立。修好釋仇。三國遂會于稷以立華氏。宋人弒君之罪。不復討矣。顧穀梁有云。以者。內爲志。蓋桓弒兄篡國。雖嘗與鄭會垂盟越。而猶懼大國之討也。今得列于衆會。則宋之亂成。卽魯之亂以成。故經特書其所以。以隱誅桓也。而桓且居然爲無罪之人。遂竊鄭莊假許田之智。挾宋而取郜鼎。同惡相獎。賄賂公行。宋馮魯軌華督之徒。接跡天下。而春秋之大亂。亦由此成。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

齊僖圖霸久矣。前此平宋于稷。晉陳鄭俱從。而衞未與。故復與之修好于蒲。命者。上之所以令下。非同列約言之稱。僖將踐先君臨長九伯之迹。故托天子之撫諸侯者以命。衞葵邱五命之申。已肇於此。而特恐衞不下己。故以胥爲名。意倨而辭謙也。傳於莊之二十一年有云。胥命于弭。亦鄭虢之相與奉王命者。或

謂齊衞互命爲伯。此乃戰國會而相王之事。僭竊不臣甚矣。荀卿子何云。春秋善胥命。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使卿。禮也。謂譏不親迎者。程子於紀履緰之來逆。已詳辨之。但會嬴謀婚。不待媒妁。于讙逆女。直越封疆。以卿逆而復以躬至。齊與魯交失之耳。翬稱公子。桓任之也。翬之爲桓弑隱。其惡較甚于遂之爲宣弑赤。而皆結婚于齊以謀自安。孰知一失婚禮之正。而文姜之亂。穆姜之淫。遂爲後之所不及防。是以君子遵禮而行。不計禍福。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當隱之時。王臣來歸賵者一。來聘者二。而魯朝聘之事無聞焉。今桓立四年。未嘗入見天子。而宰糾來聘。五年仍叔之子來聘。周亦何樂親魯。蓋王積憤于鄭莊之不臣。欲伐之。冀魯助之。魯東方之望國。使桓能奉王命帥師會伐。則蔡衞陳必以君從。而不徒命其大夫。王靈其克振乎。乃桓方德鄭莊之定其位。雖屢聘告之。如充耳焉。魯之罪誠不可逭。而論者徒以下聘簒弑之賊。故斥畢名以貶其失職。豈經旨哉。

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自桓王伐鄭不服。而王命遂不行于天下。君臣之大變也。聖人諱戰與敗。而書三國從王伐鄭。令讀者但見鄭之有罪。而天討加焉耳。亦猶周易坤之上六。天元地黃之義也。撥亂反正。於是乎在。

蔡人殺陳佗

謂齊衞互命爲伯。此乃戰國會而相王之事。僭竊不臣甚矣。荀卿子何云。春秋善胥命。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使卿。禮也。謂譏不親迎者。程子於紀履緰之來逆。已詳辨之。但會嬴謀婚。不待媒妁。于讙逆女。直越封疆。以卿逆而復以躬至。齊與魯交失之耳。翬稱公子。桓任之也。翬之爲桓弑隱。其惡較甚于遂之爲宣弑赤。而皆結婚于齊以謀自安。孰知一失婚禮之正。而文姜之亂。穆姜之淫。遂爲後之所不及防。是以君子遵禮而行。不計禍福。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當隱之時。王臣來歸賵者一。來聘者二。而魯朝聘之事無聞焉。今桓立四年。未嘗入見天子。而宰糾來聘。五年仍叔之子來聘。周亦何樂親魯。蓋王積憤于鄭莊之不臣。欲伐之。冀魯助之。魯東方之望國。使桓能奉王命帥師會伐。則蔡衞陳必以君從。而不徒命其大夫。王靈其克振乎。乃桓方德鄭莊之定其位。雖屢聘告之。如充耳焉。魯之罪誠不可逭。而論者徒以下聘簒弑之賊。故斥畢名以貶其失職。豈經旨哉。

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自桓王伐鄭不服。而王命遂不行于天下。君臣之大變也。聖人諱戰與敗。而書三國從王伐鄭。令讀者但見鄭之有罪。而天討加焉耳。亦猶周易坤之上六。天元地黃之義也。撥亂反正。於是乎在。

蔡人殺陳佗

惡曹之盟。先儒皆謂三國之君。貶而稱人。果此之稱人爲貶。則前之稱爵爲褒乎。惟方氏苞謂自宣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夫皆稱人者是也。三君俱在。而使其大夫爲盟。是喜于勝魯。而君志荒臣志肆矣。是年寤生卒。明年晉卒。又明年祿父卒。死期將至。烏能有深謀遠慮。以防其操柄之失乎。溴梁兆于此矣。

宋人執鄭祭仲

稱人以執。亂辭也。執他國之命卿。而劫之以逐君。宋罪大矣。使祭仲臨危授命。誠計之上者。否則要盟不信。從宋以逃死。歸而背之可也。乃仲歸而立突。出忽。豈果懼宋之殺其君滅其國。而委曲以圖存乎。蓋素習于鄭莊之不臣。可以取周麥。可以中王肩。惟所欲爲。而莫之忌。則視廢置其君。如奕者之舉棋耳。經不名仲。而書行次。尊王命所以誅權臣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衞

突自外歸。明本無鄭也。忽自內出。明本有鄭也。突依宋以爭國。與赤之依戎糾之依魯等。而忽獨繫鄭。則無異于曹羈齊小白也。其正不正可知矣。而或以忽不稱子爲貶。顧稱子亦不過嗣爲君耳。國不可一日無君。既不君突。則必君忽。雖稱名亦何損。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宋莊納突。執其君臣以要賂。祭仲已心銜之。仲本爲忽者也。突雖嗣君。仲實專國。遂絕宋而不與交。宋人惡其背己。而知魯與陳蔡之有積怨于鄭。故與三國盟于折以圖之。柔、大夫也。能修宋之好。未敢定鄭之

謀故復與公會于夫鍾會于闞皆宋越魯境以要之也夫鄭莊實平宋亂今卒未踰年而奪其嫡立其庶以貪其財。己則無禮而欲責人之有禮得乎。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武父之盟。鄭志也。不勝宋之責賂。面求親于魯。以謀宋也。先是公與宋盟于穀邱。會于虛于龜。所以爲鄭求平于宋者。不憚屈己以勤人矣。而宋卒辭平。則魯愧無以紓鄭之患。而勃有以忿宋之貪。故會盟以鄭爲主。而伐戰以公爲及。其不言公者。丙戌盟而丁未戰。甫踰月耳。公可知也。魯執宋馮鄭突篡立之徒。同惡相濟。而一較計于錙銖。遂至反覆乎恩怨。春秋之邦交。莫此爲悖矣。故書以交譏之。

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與紀爲讎。宋與鄭有怨。郎之役。衛從齊。穀邱之盟。燕附宋。魯欲平紀于齊。平鄭于宋。雖屢爲會盟而無以戢其貪利之心。故齊宋摟衛燕以來伐。而魯會紀鄭以拒之。其不言伐而言戰。諱伐也。戰未有不書地者。趙氏鵬飛曰。齊人伐衛。戰于衛。故不地。四國伐魯。戰于魯。故亦不地。胡傳以爲戰于紀者。非也。然則郎何以地。公羊子曰。郎猶可以地。則此戰之不可以地者。師至于城下矣。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何以稱爵。忽何以不稱爵。國無二君也。突會諸侯臨臣民。業經五年。不可謂非鄭伯。然能竊國之尊。而不能奪忽之正。故忽雖流離奔竄。而必書世子。以著其繼世守國之道。與前之出而繫鄭。互相證明。使忽

而稱爵。則似入而爭國。轉無以正突之爲簒矣。其曰復歸。順辭也。而何出惡。歸無惡之有。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之出奔。不見于經。歷十有五年。而鄭有忽突之爭。許叔始得乘勢以歸于國。故書曰入。以著其克復之難。且以甚鄭莊之惡也。其不以名見。而以行次書者。明其與君爲一體。兄終弟及。與蔡季之歸蔡從同。

鄭伯突入于櫟

入者。出入惡。公羊之義也。然宜入而入爲順。許叔是也。不宜入而入則逆。鄭伯是也。櫟、鄭邑。入邑未入國也。而突何以稱伯。蓋據有強都。則其勢已足以制國命而震人心。故渠彌弒昭公。齊人殺子亹。其意未始不在突也。雖子儀在位。而莊四年。與齊陳遇于垂者亦突。故經於其始入稱爵。以著其終能簒國而爲君者。實由於此。

衞侯朔出奔齊

衞之奔君。如鄭如衎皆不名。而朔何以獨名。鄭得罪于霸主。衎見出于權臣。其義猶未絕于衞也。朔則讒殺其兄。簒奪其位。五年之間。國人皆痛心疾首。而後左公子洩右公子職。見黔牟于天子而立爲君。則國固爲黔牟之國矣。朔不得而爭焉。故劉氏敞以爲奔而名者。見有君也。朔之于衞。大義已絕。何可援鄭衎以類視之。

而稱爵。則似入而爭國。轉無以正突之爲簒矣。其曰復歸。順辭也。而何出惡。歸無惡之有。

許叔入于許

許莊公之出奔。不見于經。歷十有五年。而鄭有忽突之爭。許叔始得乘勢以歸于國。故書曰入。以著其克復之難。且以甚鄭莊之惡也。其不以名見。而以行次書者。明其與君爲一體。兄終弟及。與蔡季之歸蔡從同。

鄭伯突入于櫟

入者。出入惡。公羊之義也。然宜入而入爲順。許叔是也。不宜入而入則逆。鄭伯是也。櫟、鄭邑。入邑未入國也。而突何以稱伯。蓋據有強都。則其勢已足以制國命而震人心。故渠彌弒昭公。齊人殺子亹。其意未始不在突也。雖子儀在位。而莊四年。與齊陳遇于垂者亦突。故經於其始入稱爵。以著其終能簒國而爲君者。實由於此。

衞侯朔出奔齊

衞之奔君。如鄭如衎皆不名。而朔何以獨名。鄭得罪于霸主。衎見出于權臣。其義猶未絕于衞也。朔則讒殺其兄。簒奪其位。五年之間。國人皆痛心疾首。而後左公子洩右公子職。見黔牟于天子而立爲君。則國固爲黔牟之國矣。朔不得而爭焉。故劉氏敞以爲奔而名者。見有君也。朔之于衞。大義已絕。何可援鄭衎以類視之。

莊不卽位。而猶書正月者。正其始也。觀此而知定無正月之失其正矣。莊有正月而不書卽位者。隱其弒也。觀此而知桓行卽位之漠無隱矣。

夫人孫于齊

此夫人旣隨喪歸。而復如齊也。不書如而書孫。著其與于弒也。不書姜氏。見若非齊女。然以醜其瀆倫也。哀姜孫邾。齊桓殺之。喪歸書至。此孫而不至。何也。則莊公以私恩迎之。而國人以公義絕之也。其後或會或享。或如齊如莒。屢書而不諱。何也。譏失賊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莊公將何以爲人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桓公命。王不稱天。顧氏炎武以爲闕文非也。毛伯錫文公命。稱天王。召伯賜成公命。稱天子。彼皆不闕。此獨闕乎。顧云。此與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不知歸含且賵。正以其厚禮妾母。譏之也。故下文召伯會葬。亦不稱天。然則平王之賵仲子。得稱天王。何也。彼旣斥其宰之名矣。謂或匡弼不以其道。及加禮于成風。則知嬖寵匹嫡。實習爲常。不得更貸其咎于使臣矣。或曰。文成之寵命。亦僭賞也。何獨於錫桓而譏之。譏其甚者。莫甚于奬篡弒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猶未去國。而先以邑附齊。不幾疑于季之奔叛乎。顧季見齊之遷郱鄑郚。知其心必欲滅紀。侯其旣滅而後下之。恐難容也。故當紀侯之命以承國。而遂入酅以求爲附庸。春秋善其於傾覆之時。尙能延宗

社之祀也。故書行次以賢之。賢紀季所以惡齊襄也

紀侯大去其國

齊方與陳鄭謀紀于垂。未嘗以兵隨之。而紀侯知其欲滅紀也。力既無以敵齊。心又未能下齊。則不如委其土地人民。而飄然遠引以避齊也。春秋憫其無失國之道。而特迫于強大之陵。故不曰出奔。而曰大去。或曰大名也。名紀侯以責其不死社稷。顧社稷既有托矣。季存則祀存。將以一死爲誰殉哉。

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魯女也。葬、臣子之事也。使書葬紀伯姬。則紀人葬之。魯往會之矣。今斥言齊侯。所以罪襄之肆行侵逼。令其殯不及葬。而又欲假以爲名也。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此所伐者。黔牟也。伐黔牟所以納朔也。朔殺兄篡國。義所當誅。而齊襄連諸侯之兵以納之。其黨惡之罪。豈待貶而人之哉。然或以爲四國皆微者。則大不然。先是溺會齊師。納而弗克。今糾集大衆。期于必成。襄之親歷行間可知矣。而顧人之者。何也。襄烏獸行。通文姜以弑桓。魯雖屈于力弗能報。未嘗不心惡之。故狩禚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獵也。伐衞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師也。既人齊襄。卽不得不人宋陳蔡。此魯史之特筆。以啓後人疑問者也。終諸兒之弑。非與文姜會。義不得書齊人。是魯之惡襄實甚。惡襄所以病公也。若第以納朔貶稱人。則桓十六年伐鄭納突之諸侯。何以爵之。

社之祀也。故書行次以賢之。賢紀季所以惡齊襄也

紀侯大去其國

齊方與陳鄭謀紀于垂。未嘗以兵隨之。而紀侯知其欲滅紀也。力既無以敵齊。心又未能下齊。則不如委其土地人民。而飄然遠引以避齊也。春秋憫其無失國之道。而特迫于強大之陵。故不曰出奔。而曰大去。或曰大名也。名紀侯以責其不死社稷。顧社稷既有托矣。季存則祀存。將以一死爲誰殉哉。

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魯女也。葬、臣子之事也。使書葬紀伯姬。則紀人葬之。魯往會之矣。今斥言齊侯。所以罪襄之肆行侵逼。令其殯不及葬。而又欲假以爲名也。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衞

此所伐者。黔牟也。伐黔牟所以納朔也。朔殺兄篡國。義所當誅。而齊襄連諸侯之兵以納之。其黨惡之罪。豈待貶而人之哉。然或以爲四國皆微者。則大不然。先是溺會齊師。納而弗克。今糾集大衆。期于必成。襄之親歷行間可知矣。而顧人之者。何也。襄烏獸行。通文姜以弑桓。魯雖屈于力弗能報。未嘗不心惡之。故狩禚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獵也。伐衞而書齊人。不欲使公與仇讎會師也。既人齊襄。卽不得不人宋陳蔡。此魯史之特筆。以啓後人疑問者也。終諸兒之弑。非與文姜會。義不得書齊人。是魯之惡襄實甚。惡襄所以病公也。若第以納朔貶稱人。則桓十六年伐鄭納突之諸侯。何以爵之。

在。而聽諸不知名氏之大夫乎。顧齊則詐矣。而盟書公及內志也。公不志于報父之讎。而志于定讎人之國。則其罪不可逭矣。

齊小白入于齊

小白與糾。皆齊僖之庶孽。其當立與否。非如忽與突。羈與赤之灼然易明。但立嗣以嫡。非嫡以長。禮也。使小白爲弟。則殺兄而奪其國。其惡與衞朔等。春秋豈肯與之。乃小白繫齊。亦如鄭忽曹羈之。以國氏。則其當立之義。固齊之臣民所共戴。非若伐齊納糾。特出于魯人之私也。其曰入者。亦以糾之爭國難之耳。豈與突之入櫟。赤之入曹。朔之入衞。同爲逆辭者。故三傳皆謂糾兄桓弟。程子特易其說。而斷之以聖經。正不必以薄昭之言爲據。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乾時之師。卽伐齊納糾之師。不言公可知也。顧小白旣入齊。有君矣。我師不可已乎。而公決求一逞者。蓋憤酅之盟。受欺于前。故乾時之戰。致死于後。使公能移此師于不共戴天之仇。雖致敗衂。亦何所慙。今乃以納仇而敗也。固不能諱其耻也已。

齊人取子糾殺之

桓旣得國。糾一亡公子耳。有何能爲。然小白忌魯。鮑叔薦仲。非置糾于死地。則魯不靖而仲不來。故始詐而迎之。終忍而殺之。此卽霸者功利之見。不自惜其不仁者也。經書曰取。病魯尤罪齊也。而或以糾之稱

子。爲齊人正其君臣之義。亦烏知子糾非名。如陳子禽之或稱陳亢。或稱陳子亢耶。如例之以既葬稱子。則小白罪。不勝誅矣。

公敗齊師于長勺

敵加于己。不得已而後應。於魯何責焉。顧將卑師衆曰師。齊而稱帥。用大衆矣。而魯能勝之。及齊宋修怨。連師至郎。又能敗之于乘邱。則是魯之兵力。非不足以摧敵也。乃自納糾以前。宋聞師加于齊。而乘長勺之勝。侵宋以啓其釁。屢敗其師。則公之忘讎而黷武。固有責之不勝責者矣。

以蔡侯獻舞歸

此著楚之強。憑陵中國之始也。先儒以爲書敗而名其君者。責其服爲臣虜絕之也。蔡小而逼于楚。力不足抗強鄰。從而服之。寧得已乎。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固無罪矣。晉師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名之。果何罪乎。即據左氏所云罪在酆舒。晉誠不利其土地人民。則殺酆舒而立潞子。如楚莊之殺陳夏徵舒可也。何遽滅之。故凡滅國而執其君。皆罪在滅之者。而深憫夫所滅者。以著世變也。如責蔡季以不死社稷之罪。則夔子亦未死矣。況蔡季既執。蔡人立其子。於國有君矣。社稷固未亡也。方氏苞曰。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與卒等。故名之。其不名者。不知其名也。如有則其義皆可通矣。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皆不知其名者。

宋萬出奔陳

春秋書宋萬事。與左傳詳略懸殊。或謂宋魯方惡。赴告不通。則當乘邱鄑交兵之後。宋有大水。魯使弔之。

而書諸策。豈有討賊立君國之大事。而不以告哉。如竟不告。則萬之弒君殺大夫。亦宜不見于經矣。故例以衞州吁之事。則宜書曰宋人殺萬。宋人立御說。葬宋閔公。而顧不書。書出奔。似乎緩討逸賊者。而左氏皆醢之說。恐有不然。先儒謂書奔陳。以責陳人之黨賊受賂。烏有欲責隣封之小慾。而忍殁臣子之大義哉。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傳謂以平宋亂。果爾則在會者。當爲御說。何以不書爵而書人乎。胡傳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爲盟主。故貶而稱人。然其時。魯衞大國。地與齊鄰。鄭爲懿親。素與齊黨。今皆不與于會。而自宋以外。惟陳蔡邾三小國焉。何足爲主天下會盟之政。意者桓假平宋之名以圖霸事。而信義未孚。故四國君不親行。而臣往聽命。劉氏敞所謂皆大夫者近是。

齊人滅遂

滅譚書師。將卑師衆也。滅遂書人。將卑師少也。以遂弱于譚。其國易舉也。北杏之會。豈惟遂人不與。而齊桓欲以威讋諸侯。故以罪加小國。金氏履詳曰。遂在濟北。必爲魯之附庸。則滅遂所以逼魯也。于是魯人懼而有柯之盟。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所以平宋。不踰年而宋遽背之。非情也。伐之者。蓋責宋公之不親行而遣大夫耳。陳蔡邾亦大夫。何

而書諸策。豈有討賊立君國之大事。而不以告哉。如竟不告。則萬之弒君殺大夫。亦宜不見于經矣。故例以衞州吁之事。則宜書曰宋人殺萬。宋人立御說。葬宋閔公。而顧不書。書出奔。似乎緩討逸賊者。而左氏皆醢之說。恐有不然。先儒謂書奔陳。以責陳人之黨賊受賂。烏有欲責隣封之小慾。而忍殁臣子之大義哉。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傳謂以平宋亂。果爾則在會者。當爲御說。何以不書爵而書人乎。胡傳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爲盟主。故貶而稱人。然其時。魯衞大國。地與齊鄰。鄭爲懿親。素與齊黨。今皆不與于會。而自宋以外。惟陳蔡邾三小國焉。何足爲主天下會盟之政。意者桓假平宋之名以圖霸事。而信義未孚。故四國君不親行。而臣往聽命。劉氏敞所謂皆大夫者近是。

齊人滅遂

滅譚書師。將卑師衆也。滅遂書人。將卑師少也。以遂弱于譚。其國易舉也。北杏之會。豈惟遂人不與。而齊桓欲以威讋諸侯。故以罪加小國。金氏履詳曰。遂在濟北。必爲魯之附庸。則滅遂所以逼魯也。于是魯人懼而有柯之盟。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北杏所以平宋。不踰年而宋遽背之。非情也。伐之者。蓋責宋公之不親行而遣大夫耳。陳蔡邾亦大夫。何

德懷而以威攝也。故稱人以執惡之也。詹苟知義。如叔孫舍子服湫之于晉。待禮而歸可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不書戰而書伐。以三國來伐。未戰而魯服也。蓋魯之事齊也。緩北杏固未與矣。既盟于柯而猶不親乎鄄之會甫同于幽。而遽私受乎詹之逃。反覆無信。齊宋惡之。于是有西鄙之師。說者徒以遂事招寇。歸咎于公子結。夫結以媵婦私出。而擅與大國抗盟。誠爲不恭。然齊宋既與之盟矣。豈其不預拒于先。而反追怒于後哉。

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書及內所欲也。不書公。不與公之請婚于齊也。納幣逆女。皆斥公。而獨於盟防諱之者。不諱則外大夫之來聘。而公出國都以盟之者有矣。烏知高傒之以議婚特來也。不書齊使。於齊無責焉耳。

夫人姜氏入

公於盟防之後。嘗三如齊。說者以爲朝也。而假納幣觀社逆女之名以諱其事。顧春秋小國之朝大國。實禮之常。滕薛曹邾之於魯是也。僖公於齊。亦嘗五年一朝。經皆書如而不諱。何諱乎莊公。且莊而朝齊。其可耻。孰與結婚于齊。蓋姜氏齊襄之女也。襄于九世之讐。猶必報之。況其爲先君之讐乎。經不曰夫人至。而曰姜氏入。謂其義不可入也。穀梁所謂宗廟不受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將以爲夫人餘。而不知適足傷桓之心矣。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不書子氏。以國不嫌沒其爵也。忽之出奔繫鄭。歸則書世子。則羈之繫曹。卽爲世子可知矣。但鄭先書歸。見黨賊者之有力也。曹先書出。見扶正者之無人也。要之羈與忽之當有國。則一也。而論者每以不書爵爲貶。則通一經之奔君。未有不繫以爵者。聖人誤皆予之耶。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之盟幽諱公。而此不諱者。一諱焉。而其義已著也。魯爲秉國之邦。宋爲先代之裔。陳鄭皆當荊楚之衝。齊必得宋魯而後可以服中夏。必得陳鄭而後可以禦荊蠻。故自北杏以來。先服宋。次服魯。次服鄭。叛則以兵威之。歸則以恩結之。歷十數年而諸侯皆有畏服之誠。無疑貳之志矣。其曰同者。喜其同也。天下同此尊周攘夷之心。而霸業以盛。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以原仲爲季友之舊。則如陳私行也。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請命而行。雖私無貶。顧必誌之于策者。爲異日友之奔陳誌也。自于餘邱之伐。慶父以庶兄而專國兵。二十餘年矣。其必爲害于宗社。公與友所心憂。故女叔來聘。使友報之。越竟會葬。任友行之。蓋欲通友于與國。一旦禍起。得借以息肩。而徐圖反正也。然其不託于齊。何也。齊魯舊好。桓方主盟。其不與慶父以長魯亂也可知。

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不書子氏。以國不嫌沒其爵也。忽之出奔繫鄭。歸則書世子。則羈之繫曹。卽爲世子可知矣。但鄭先書歸。見黨賊者之有力也。曹先書出。見扶正者之無人也。要之羈與忽之當有國。則一也。而論者每以不書爵爲貶。則通一經之奔君。未有不繫以爵者。聖人誤皆予之耶。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之盟幽諱公。而此不諱者。一諱焉。而其義已著也。魯爲秉國之邦。宋爲先代之裔。陳鄭皆當荊楚之衝。齊必得宋魯而後可以服中夏。必得陳鄭而後可以禦荊蠻。故自北杏以來。先服宋。次服魯。次服鄭。叛則以兵威之。歸則以恩結之。歷十數年而諸侯皆有畏服之誠。無疑貳之志矣。其曰同者。喜其同也。天下同此尊周攘夷之心。而霸業以盛。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氏以原仲爲季友之舊。則如陳私行也。禮云。大夫私行出疆。必請。請命而行。雖私無貶。顧必誌之于策者。爲異日友之奔陳誌也。自于餘邱之伐。慶父以庶兄而專國兵。二十餘年矣。其必爲害于宗社。公與友所心憂。故女叔來聘。使友報之。越竟會葬。任友行之。蓋欲通友于與國。一旦禍起。得借以息肩。而徐圖反正也。然其不託于齊。何也。齊魯舊好。桓方主盟。其不與慶父以長魯亂也可知。

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慶父如齊告立閔公也。慶父之欲篡國久矣。恐國人之不與也。故且立君以伺其便。懼大國之見討也。故又如齊以探其情。而說者以通其使。許其歸。罪齊桓之縱賊。則大不然。如齊之役。與般卒同月。魯既歸獄于圉人犖。則齊桓烏知弑般之爲慶父。而不通其使許其歸乎。但自通其使許其歸。而慶父遂若內有哀姜之助。外有方伯之援。魯眞已之魯矣。春秋書之以見閔公之弑。已兆于此也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公

落姑之盟。請復季友也。時閔公甫九齡耳。慶父專國。威讋羣僚。誰能爲公畫此計者。陳氏謂國人爲之。吳氏謂魯之世臣爲之。卓氏謂季子在陳介陳人以爲之。而不知公自爲之也。公雖幼。見慶父哀姜之所爲。心必惡之。而力不克制之。因思季友之賢。能除逆黨。則必能輔公家。故請于齊而復之。以從國民之望。而奪亂賊之權。慶父力利公之幼弱。不謂其能辨賢奸。將爲己害。故季子歸甫踰年。遂肆然動于惡。而使卜齮賊之于武闈。後漢質帝年亦九齡。知李固之忠貞。惡梁冀之跋扈。而冀遂進煮餅以酖之。其事正與閔公相類。嗚呼。閔公有志于治。而親賢是求。能愛其傅。而奪田不禁。其天性有過人者。而卒以此亡其身。閔之所以爲閔也。

齊仲孫來

季子秋歸。而仲孫以冬來。閔公秋薨。而高子以冬來。齊桓之務寧魯難至矣。使當日季子不歸。則慶父之簒必成。齊使不來。則季子之功不立。而說者謂桓公有取魯之心。是泥于傳而不揣情事者也。齊之南伐。

以魯爲主仲父之謀夙定烏有欲成尊攘之業而敢覬覦王室之懿親哉觀哀姜之孫邾而不孫齊則弑君之賊桓公決欲討之慶父所以懼而奔也慶父奔而季子以僖公入矣至季子仲孫高子三大夫字而不名則朱子所謂魯史喜而書之聖人直書史家之辭是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

狄未至邢而陳師聶北以先待之安見次之爲緩其謂之緩者見傳有邢人潰出奔師之言故也然傳不載邢與狄戰則邢懼而自潰非敗而後奔也去其國都而欲托于險阻擇夷儀而居之諸侯因而城之始終一救患分災之心何得謂救邢譏其緩城邢美其功哉其再敍三師者以救在春城在夏事既踰時而未嘗別役諸侯之師也則其事有制而不擾矣

城楚邱

楚邱衞邑而城之直等于魯邑者齊桓分任其功于會檉之諸侯而令魯總其成也公穀以爲不言城衞不與齊桓專封夫所爲封國者本無其國而今建之本無其爵而今命之則郳犂來之國號小邾而爵稱子是也若衞則康叔之國周先王之所封懿公甫滅于狄戴公旋立于曹至文公徙居楚邱建城市而營宮室劉氏敞據定之方中之詩謂先徙都而後築城非齊桓城而遷之也其不言衞而言楚邱者不言楚邱則疑于城衞之故都其實城楚邱與城邢等耳觀閔公之篇書狄入衞而不書滅衞則衞固依然存也何俟齊桓封之

以魯爲主仲父之謀夙定烏有欲成尊攘之業而敢覬覦王室之懿親哉觀哀姜之孫邾而不孫齊則弑君之賊桓公決欲討之慶父所以懼而奔也慶父奔而季子以僖公入矣至季子仲孫高子三大夫字而不名則朱子所謂魯史喜而書之聖人直書史家之辭是已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公

狄未至邢而陳師聶北以先待之安見次之爲緩其謂之緩者見傳有邢人潰出奔師之言故也然傳不載邢與狄戰則邢懼而自潰非敗而後奔也去其國都而欲托于險阻擇夷儀而居之諸侯因而城之始終一救患分災之心何得謂救邢譏其緩城邢美其功哉其再敍三師者以救在春城在夏事既踰時而未嘗別役諸侯之師也則其事有制而不擾矣

城楚邱

楚邱衞邑而城之直等于魯邑者齊桓分任其功于會檉之諸侯而令魯總其成也公穀以爲不言城衞不與齊桓專封夫所爲封國者本無其國而今建之本無其爵而今命之則郳犂來之國號小邾而爵稱子是也若衞則康叔之國周先王之所封懿公甫滅于狄戴公旋立于曹至文公徙居楚邱建城市而營宮室劉氏敞據定之方中之詩謂先徙都而後築城非齊桓城而遷之也其不言衞而言楚邱者不言楚邱則疑于城衞之故都其實城楚邱與城邢等耳觀閔公之篇書狄入衞而不書滅衞則衞固依然存也何俟齊桓封之

者。雖聖人亦不沒其一匡之功矣。

諸侯盟于首止

會盟同地而不同時。故覆舉首止。世子與會而不與盟。故再言諸侯。前之會。特尊世子以明示諸侯也。此之盟。復要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盟于洮

首止之會。不盟王世子。葵邱之會。不盟宰周公。于洮則與王人同盟書之。將以示貶乎。非也。王室有難。勑使求援以結盟。列國事之變。而義之權也。顧惠王崩在冬。洮盟在春。其時固無叔帶爭立之難。故劉氏敞以爲洮之會。本非謀王室也。意者。鄭始聽從楚之言。逃首止之盟。及經新城之閧。楚師不競。寧母之役。子華不姦。遂自悔厥禍。求成于齊。齊上請于天王。爲此會也。故書曰鄭伯乞盟。然自鄭復從齊。而惠王益知諸侯同心。太子之羽翼既成。廢立之邪謀永息矣。則卽以此盟爲寧周難可也。故王人不嫌與盟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一夫人也。三傳異說。自劉向目爲成風。後儒多因之。顧古無以妾體君之義。亦無以子立母之文。僖雖欲尊所生。豈敢因禘告廟。自誣其祖乎。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其薨皆稱夫人。其葬皆稱小君。而未嘗入廟致之。使謂春秋略其踵事者。獨譏其作始者。則宜詳其氏姓。直書之曰用致夫人。成風而嫡妾之亂。不益昭然足爲後世戒乎。何爲書夫人不書氏姓。將以示譏。轉令讀者不知所譏之爲誰氏也。惟左氏

以夫人爲哀姜者得之。蓋自夫人之喪至自齊。已削其姓以貶之矣。徒稱夫人。卽可知爲哀姜。文相承也。哀姜薨已七年。何以今始致之。蓋其淫而與弑國人欲絕之于祖廟也。而其葬而成禮。僖公已尊之爲夫人也。或曰哀姜入廟。則宜書祔。顧既葬卒哭。而以班祔事之常也。哀姜不宜入廟而入廟。則人子之心。諦審而制之者也。故曰致也。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坵

襄王甫立。而冢宰出會諸侯。則猶惕于叔帶之難。而倚伯主以固其位也。第惠王之喪在去年冬。葵坵之會在此年夏。正當七月而葬之期。故汪氏克寬疑其會葬既畢。而修禮以申王禁也。然魯方在會。而王葬不書于册。則伯者之功過。亦不相掩矣。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云者。私也。對世子而言也。君私其孽子。而殺世子。是不啻以孽子手殺之也。國人所同讎也。故不書弑而書殺。惡其君之愛之。適所以多其子之罪。而使人殺之也。譏在君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書曰其君。里克之君也。其爲里克之君奈何。奚齊者。獻公所辱。荀息以傅之者也。卓非其所傅也。使克于奚齊見殺之後。盟國人而召重耳。則荀息將殉奚齊。而卓必不立矣。卓不立而亦可免于死矣。故凡卓之得立者。荀息爲之。而實克之縱之也。傳曰。里克殺公子卓于朝。既躬入其人之朝。而又忍而殺之。故春秋

特書弑。以正卓之爲君。罪在克也。

諸侯城緣陵

城邢序三國之師。齊自主之也。城楚邱。略諸侯而不書。使魯主之也。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任諸侯之各自爲役也。修安攘之業。而無總一之令。故穀梁以爲諸侯城。散辭也。自是以後。次于匡以救徐。而徐終爲楚所敗。會于淮以謀鄫。而鄫不果城。而還。諸侯懷貳。舉無成功。何其始勤而終怠也。蓋自九年會葵坵。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五年一朝魯。蓋以事天子者事之。而齊直安受其禮而不辭。久矣。桓志之荒矣。

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

齊桓始合諸侯。與宋魯爲尤睦。今柩方在殯。而宋遽伐之。豈仗義執言之師乎。雖奉齊桓之遺命。納公子昭。而心則實幸其喪。乘其亂。矜其威力。欲與齊代興耳。故春秋略其納昭。書其伐喪。甗之戰。不以齊主兵。而以宋及之。皆惡宋也。夫古者立子以嫡。無嫡以長。公子昭非正也。使無虧。既立。宋襄因而撫之以修桓公之好。諸侯其誰不樂從。顧計不出此。而謀動其國家。變亂其少長。以此圖霸。不亦難乎。觀魯與狄之救齊。聖人皆善而書之。狄尚可善。而宋之不善爲已甚矣。

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滕子。非貶也。其義與楚執蔡侯獻舞同。宋襄求伯不以德禮懷諸侯。而侮弱爲強。直書其事。其惡自見。不待貶也。啖氏助曰。春秋於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特書弑。以正卓之爲君。罪在克也。

諸侯城緣陵

城邢序三國之師。齊自主之也。城楚邱。略諸侯而不書。使魯主之也。城緣陵。書諸侯而不序。任諸侯之各自爲役也。修安攘之業。而無總一之令。故穀梁以爲諸侯城。散辭也。自是以後。次于匡以救徐。而徐終爲楚所敗。會于淮以謀鄫。而鄫不果城。而還。諸侯懷貳。舉無成功。何其始勤而終怠也。蓋自九年會葵坵。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五年一朝魯。蓋以事天子者事之。而齊直安受其禮而不辭。久矣。桓志之荒矣。

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

齊桓始合諸侯。與宋魯爲尤睦。今柩方在殯。而宋遽伐之。豈仗義執言之師乎。雖奉齊桓之遺命。納公子昭。而心則實幸其喪。乘其亂。矜其威力。欲與齊代興耳。故春秋略其納昭。書其伐喪。甗之戰。不以齊主兵。而以宋及之。皆惡宋也。夫古者立子以嫡。無嫡以長。公子昭非正也。使無虧。既立。宋襄因而撫之以修桓公之好。諸侯其誰不樂從。顧計不出此。而謀動其國家。變亂其少長。以此圖霸。不亦難乎。觀魯與狄之救齊。聖人皆善而書之。狄尚可善。而宋之不善爲已甚矣。

宋人執滕子嬰齊

名滕子。非貶也。其義與楚執蔡侯獻舞同。宋襄求伯不以德禮懷諸侯。而侮弱爲強。直書其事。其惡自見。不待貶也。啖氏助曰。春秋於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使亦書人惟盂之會稱楚子者蓋著夷狄爭霸之始自宋召之故書爵以抗宋罪宋也及盟溥則沒楚而戰泫復稱人經之常例耳至宋襄飾小名以取大禍則習見夫齊桓之假仁義以服人而不量己之力不逮齊也其不書公敗績者先儒謂爲宋諱辱然戰泫以後七月而卒則衆敗身傷其事亦不能諱矣

衞侯燬滅邢

衞侯燬之名也三傳皆以滅同姓故然晉滅虞虢齊滅紀楚滅夔皆不名何獨於燬而名之按邢衞皆滅于狄齊桓城而復之桓方在殯衞乃與宋伐其喪而殺其子衞之於齊甚矣邢以救齊之故與衞爲讎而衞遂用二禮之謀斬其血食是衞之不仁其心已死故書燬以從諸侯死則名之例甚衞也而邢之無罪可知矣而齊桓興滅繼絕之德益以著矣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君臣概稱人常也陳蔡鄭許雖屬役于楚經書戰伐會盟未有以大夫先列侯者垂隴之會不先士穀新城之盟不先趙盾豈於圍宋之役獨先得臣方氏謂主兵而先猶可言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主兵而冠履倒置豈可言哉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而楚虐之執之于盂敗之于泫今又以背楚卽晉之故而帥四國以圍其都是其心直欲盡驅中原之諸侯以從楚而後已直書其事而楚頡猾夏之惡已彰固不待以人爲貶也

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圍宋之諸侯也。楚子在焉。不目楚子者。書法與盟薄同。不予楚以主盟之權也。于宋。宋與盟也。宋迫于兵而受盟。情有可原。魯以伐齊取穀之師。德楚爲深不召而往會之。且爲宋求服于楚以釋其圍。是楚之臣屬諸侯。魯實佐之。不待戍衞以備晉。而公之罪已不可逭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衞地也。致楚師于衞地而與之戰。則楚之勢孤。以視召陵之深入楚境而攻之者。其難易何啻倍蓰。方晉之欲救宋也。惟恐我師既出。楚遂解圍而歸。則欲一大創之實難。故始而侵曹伐衞。以致其救衞之師。既而執曹畀宋。以激其護曹之心。及兩師既陳。而又許曹衞以攜之。拘宛春以怒之。退三舍以驕之。遂以一戰而取威定霸。雖陰謀祕計。不及齊桓之正。而其爲功于天下。則過齊遠甚。蓋自齊桓既歿。宋霸不競。陳蔡鄭許之臣服于楚。不足言矣。而魯且屢盟衞與爲婚。惟宋不屈。圍之踰年。非晉文起而討之。則楚之猖狂不道。禍且延及王室矣。故雖侵曹伐衞爲報怨。執曹畀宋非伯計。春秋曲諒其爲服楚之計。而亟書晉侯以予之。逮乎城濮之戰。三國稱師。晉獨書爵。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先儒拘于書及之例。謂經于晉無美辭。不知以晉及楚。亦以別異主客耳。豈必以此判其事之美惡哉。

衞侯出奔楚

鄭突衞朔出奔則名。衞侯鄭獨不名者。突奔而忽立。朔奔而黔牟立。方氏所謂國有二君。不名無以別者是也。鄭之奔也。晉人立叔武矣。而武則以國爲君之國。特與元咺守之。俟其反也。故鄭之不名者。所以表

此圍宋之諸侯也。楚子在焉。不目楚子者。書法與盟薄同。不予楚以主盟之權也。于宋。宋與盟也。宋迫于兵而受盟。情有可原。魯以伐齊取穀之師。德楚爲深不召而往會之。且爲宋求服于楚以釋其圍。是楚之臣屬諸侯。魯實佐之。不待戍衞以備晉。而公之罪已不可逭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衞地也。致楚師于衞地而與之戰。則楚之勢孤。以視召陵之深入楚境而攻之者。其難易何啻倍蓰。方晉之欲救宋也。惟恐我師既出。楚遂解圍而歸。則欲一大創之實難。故始而侵曹伐衞。以致其救衞之師。既而執曹畀宋。以激其護曹之心。及兩師既陳。而又許曹衞以攜之。拘宛春以怒之。退三舍以驕之。遂以一戰而取威定霸。雖陰謀祕計。不及齊桓之正。而其爲功于天下。則過齊遠甚。蓋自齊桓既歿。宋霸不競。陳蔡鄭許之臣服于楚。不足言矣。而魯且屢盟衞與爲婚。惟宋不屈。圍之踰年。非晉文起而討之。則楚之猖狂不道。禍且延及王室矣。故雖侵曹伐衞爲報怨。執曹畀宋非伯計。春秋曲諒其爲服楚之計。而亟書晉侯以予之。逮乎城濮之戰。三國稱師。晉獨書爵。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先儒拘于書及之例。謂經于晉無美辭。不知以晉及楚。亦以別異主客耳。豈必以此判其事之美惡哉。

衞侯出奔楚

鄭突衞朔出奔則名。衞侯鄭獨不名者。突奔而忽立。朔奔而黔牟立。方氏所謂國有二君。不名無以別者是也。鄭之奔也。晉人立叔武矣。而武則以國爲君之國。特與元咺守之。俟其反也。故鄭之不名者。所以表

不從也。免牲則不郊。固知上帝弗享矣。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不亦可已而不已乎。故書猶以譏之。魯之有郊禘也。記云。成王賜之以報周公之勳。然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王使史角諭止之。而惠公怒執王使。則是僭端起自惠也。但其時或以平王不許。未敢肆行。故歷隱桓莊閔之篇無見焉。及僖公從齊伐楚。誇大其功。僭用王祀。其在詩曰。皇皇后帝。謂郊也。周公皇祖。謂禘也。自是相習爲常。經不勝記。惟於其失而又失者記之。則自僖始。豈得謂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也哉。

衞遷于帝邱

衞遭狄難。齊城楚邱以遷之。今三十年矣。而避狄于帝邱。則以自遷爲文。晉霸方盛。而狄之爲患于中國如此。豈非文以出奔之事。德狄而怨衞歟。及明年衞乘狄亂而侵之盟之。亦所以自古其圉不得已之計也。而論者以盟狄爲衞罪。不亦苛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不朝王。而僅使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非禮甚矣。魯雖望國。惟強是從。齊強則朝齊。楚強則朝楚。今將聘晉。而恐晉文之責其無禮于周也。故不得不先如京師。而後如晉。書曰遂者。繼事之辭。亦專主之辭也。魯事盟主。過于事周。脫非晉文之率諸侯以勤王。得毋如隱桓之時。王臣屢聘而不一答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秦既背晉盟。而遣鄭戍於鄭厚矣。復欲潛師以取其國。其意豈僅在鄭。亦將乘霸主之喪。而爭主諸侯之

盟也。使其果得鄭以窺中原。則馳騁殽函。蹂躪畿甸。周鼎入秦。恐不待孝公以後。惟晉襄墨衰發命。遽興姜戎。犄之角之。使之匹馬隻輪不返。始得摧其雄心。不敢越晉而謀東夏。家氏鉉翁謂城濮之戰。功在天下。殽之戰。功在其國。豈篤論哉。

晉人敗狄于箕

先儒謂殽與箕之役。人晉以貶其忘親而卽戎。非也。殽之謀原軫發之。箕之功郤缺成之。大夫主兵。自成公以前。皆書曰人。非有所褒貶也。狄之爲害非僅在晉。齊桓卽世。狄侵衞伐鄭。而孝公不能禦。故齊霸遂衰。晉文末年。狄圍衞侵齊。而襄公能敗之。故晉霸弗替。繼先人之業而彌中夏之患。此二役也。使桓公見之。應歎生子當如晉襄矣。

公如齊

周公下聘。而公不朝王。歸父一來。而公遂如齊。此何禮也。據傳公之朝齊。文仲勸之。此臧氏之不足與謀國難。免竊位之譏也夫。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

叔服會葬。天王欲親魯以懷諸侯也。魯之無禮于周甚矣。而獨善事強大。朝齊聘晉。動無虛歲。凡桓文仗義之舉。僖皆從之。踐土河陽。遂迫于晉文。兩脩朝禮。王於其卒特加厚焉。奬其善而宥其愆。欲使天下之相勸于尊周也。又春秋侯國。世子既不誓于天子。嗣位亦不請于京師。下不以禮來。而上遂不以禮往。是

盟也。使其果得鄭以窺中原。則馳騁殽函。蹂躪畿甸。周鼎入秦。恐不待孝公以後。惟晉襄墨衰發命。遽興姜戎。犄之角之。使之匹馬隻輪不返。始得摧其雄心。不敢越晉而謀東夏。家氏鉉翁謂城濮之戰。功在天下。殽之戰。功在其國。豈篤論哉。

晉人敗狄于箕

先儒謂殽與箕之役。人晉以貶其忘親而卽戎。非也。殽之謀原軫發之。箕之功郤缺成之。大夫主兵。自成公以前。皆書曰人。非有所褒貶也。狄之爲害非僅在晉。齊桓卽世。狄侵衞伐鄭。而孝公不能禦。故齊霸遂衰。晉文末年。狄圍衞侵齊。而襄公能敗之。故晉霸弗替。繼先人之業而彌中夏之患。此二役也。使桓公見之。應歎生子當如晉襄矣。

公如齊

周公下聘。而公不朝王。歸父一來。而公遂如齊。此何禮也。據傳公之朝齊。文仲勸之。此臧氏之不足與謀國難。免竊位之譏也夫。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

叔服會葬。天王欲親魯以懷諸侯也。魯之無禮于周甚矣。而獨善事強大。朝齊聘晉。動無虛歲。凡桓文仗義之舉。僖皆從之。踐土河陽。遂迫于晉文。兩脩朝禮。王於其卒特加厚焉。奬其善而宥其愆。欲使天下之相勸于尊周也。又春秋侯國。世子既不誓于天子。嗣位亦不請于京師。下不以禮來。而上遂不以禮往。是

逆婦姜于齊

出姜之歸寧也。書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正其爲小君也。而其始歸于魯。何書之略也。夫逆則稱女。至則稱婦。稱夫人。禮所固然。第曰逆婦姜于齊。惡文公也。以公之不告月。不視朔。不愼雨。作主不時。壞廟不修。雖天祖之質臨。而敢于慢之。其亦何所不慢。故逆不以卿。至不於廟。簡于禮以卑其主。而不知敬。嬴仲遂之竊睨其旁也。由不敬其始。遂無以善其終。記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此之謂矣。

楚人滅江

初商臣弑逆之日。正晉襄尊攘之資。使當彭衙既勝。而移伐秦潰沈之師。聲其罪以致討。則楚必有情屈勢阻。負罪不敢抗者。而何暇圖江。惟伐秦不足中其忌。潰沈不足披其心。楚知晉之無能爲也。於是肆其吞噬之謀。而始而圍之。繼而滅之。小國之無所依庇也。哀哉。春秋書處父救江于其前。書晉侯伐秦于其後。是江之未滅。而處父以孤軍促之。江之既滅。而晉侯以修怨忘之。所由與桓文之分災救患者異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之會。不序諸侯。不名晉大夫。左氏謂責公之後至者。非也。先儒謂以君幼而恕盾之主盟者。尤非也。國無長君。而大夫遂假一時之權。則季子可以盟落姑。仲孫可以盟長樗。亦何必以閔襄親之。使當靈時而有桓文。必將會而不盟。而責趙盾以舍嫡嗣而外求君之罪。則不臣之心。或可稍戢。乃據左傳考在會之

諸侯。齊有狄患。宋有內亂。魯文習安于昏惰。陳鄭心懾于楚氛。皆自救之不遑者。而盾遂以大夫抗衡于壇坫。故略之曰諸侯。著之曰大夫。蓋總觀天下之大勢。祿去政逮。自此始也。胡傳所謂趙盾內專廢置。外強爲此盟。故不名以見其強者是也。至謂公之不及于會。則十五年盟于扈。十七年會于扈。皆不序諸侯。又豈以公故乎。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公既與晉盟于扈矣。踰年而遂復爲衡雍之會。不亦瀆乎。晉靈幼弱。權在趙盾。遂欲外結強援。內專國政。托爲尋扈之盟以行。而文公闇弱直縱之也。觀公之時征伐會盟。諸卿迭出。而遂爲尤專。故殺適立庶。遂之禍發于近。而三家亦踵而分魯矣。

楚子使椒來聘

楚之爲夷。諸夏所擯。所謂政教不及其人者也。自成穆以來。既爲正其肆逆之罪。即不得不錄其慕義之心。其來聘也。君臣並見于經。與中國等。蓋聖人不忍沒人之善如此。然亦隱痛文襄之霸業既衰。遂使楚與中國等也。則世變存其間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之薨葬書夫人矣。此曰僖公成風。穀梁以爲秦人弗夫人也。使秦人果弗夫人。奚爲加禮于人之妾乎。秦人既來歸襚。奚肯致慢于人之母乎。且成風繫僖。與仲子之係惠。正自有殊。君無二嫡。而母以子貴。

則係惠者。未成之爲夫人也。係僖者。已成之爲夫人也。使循仲子之例。則宜書曰莊公成風矣。或曰追贈僖公。兼及成風耳。果爾。則以母居子下。非所安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狼淵之師。晉救不力。楚遂平鄭及陳。至此益知北方之可圖。而偕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其趦趄不遽前者。未嘗不惕于文襄之餘威也。而趙盾鼠拱蝟縮。方待踰年而爲承筐之會。不思已之無以庇諸侯。而責諸侯之從楚。又何足以固同盟。而威強敵乎。故厥貉書楚子。非以褒楚。特以著晉之不競。而楚益強也。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之盟。宋陳鄭之從楚者皆在焉。亦晉霸復興之機也。當楚子田于孟諸。分宋鄭爲左右孟。而以公侯受役于司馬。麋人且耻而逃之。況宋鄭乎。特患晉之無志于諸侯也。及彭生爲承筐之會。魯文有沓衆之會。諸侯之惡楚者。將惟晉是依。於是翕然相從。先會後盟。而載書要言曰。同誓不貳也。使晉於此乘諸侯之同志。誅猾夏之狡謀。安知桓文不可以再見。故春秋序諸侯而名趙盾。與扈之盟異者。蓋幸列國之散而復合。而以攘楚望盾之乘時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三傳皆以叔姬爲舍母。而或以叔姬爲舍妻。以叔姬稱子。定爲文公之女。其年與齊昭不相稱也。然考隱及莊僖之篇。伯姬叔姬季姬皆不稱子。豈無一爲時君之女乎。況莊公之會伯姬于洮。僖公之歸季姬于

則係惠者。未成之爲夫人也。係僖者。已成之爲夫人也。使循仲子之例。則宜書曰莊公成風矣。或曰追贈僖公。兼及成風耳。果爾。則以母居子下。非所安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狼淵之師。晉救不力。楚遂平鄭及陳。至此益知北方之可圖。而偕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其趦趄不遽前者。未嘗不惕于文襄之餘威也。而趙盾鼠拱蝟縮。方待踰年而爲承筐之會。不思已之無以庇諸侯。而責諸侯之從楚。又何足以固同盟。而威強敵乎。故厥貉書楚子。非以褒楚。特以著晉之不競。而楚益強也。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之盟。宋陳鄭之從楚者皆在焉。亦晉霸復興之機也。當楚子田于孟諸。分宋鄭爲左右孟。而以公侯受役于司馬。麋人且耻而逃之。況宋鄭乎。特患晉之無志于諸侯也。及彭生爲承筐之會。魯文有沓衆之會。諸侯之惡楚者。將惟晉是依。於是翕然相從。先會後盟。而載書要言曰。同誓不貳也。使晉於此乘諸侯之同志。誅猾夏之狡謀。安知桓文不可以再見。故春秋序諸侯而名趙盾。與扈之盟異者。蓋幸列國之散而復合。而以攘楚望盾之乘時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三傳皆以叔姬爲舍母。而或以叔姬爲舍妻。以叔姬稱子。定爲文公之女。其年與齊昭不相稱也。然考隱及莊僖之篇。伯姬叔姬季姬皆不稱子。豈無一爲時君之女乎。況莊公之會伯姬于洮。僖公之歸季姬于

筐則書彭生。帥師伐邾則書彭生。而自子卒以後。寂無聞焉。亦足令學者疑而思之矣。

季孫行父如齊宣公

宣公之簒。仲遂成之。仲遂之謀。行父成之。當子惡既卒。夫人大歸。行父如齊。必以賂動齊侯。而告以國人之欲立宣。及宣既簒立。喪昏復爲如齊納賂。以請平州之會而定其位。始終曲全。而簒君之德已深矣。而奸臣之竊柄固矣。宿與意如之專國。行父啓之也。夫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行父實心知其罪。使能爭之于仲遂兆謀之始。而不待歸父謀去三家之時。則魯以行父爲社稷臣。吾亦信之。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鄭自會扈以還。叛晉從楚。侵陳及宋。晉兩伐之。而不足以創鄭也。至此遂受命于楚。興大衆以伐宋。既敗其師。又獲其帥。而不畏晉救之至者。蓋隱知其君臣之有隙。非靈殺盾。則盾弑靈。固無暇謀及諸侯也。春秋書此所以惡晉之失德。而列國遂相尋于報復之師焉。又帥師書華元歸生者。方氏謂自文以後。覇國之卿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者是也。亦足見諸侯之皆厭其政。而權歸國卿矣。

楚子伐鄭四年

是年伐鄭書子。胡傳謂歸生弑君。諸侯未能討。而楚師至也。及九年伐鄭書子。胡傳謂著其凌暴中華。以重兵臨鄭也。是同一子。而前用爲予。後用爲奪。何義例之矛盾乎。不知子者。楚之本爵。自公子嬰齊以前。

凡稱子者。君自將也。稱人者。大夫將也。無所爲予奪也。如以稱子爲予。則伐陸渾之戎。楚且觀兵以撼周鼎也。其何以予之。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在位甫三年。而叔姬已可以適人。則楊氏士勛以爲公之同母姊妹者。同母不可知。而姊妹自可信。亦足見稱子之不必爲時君女也。顧叔姬既爲公之姊妹。而連婚於齊之大夫。固自逆之。公自主之。則魯宣之以不義屈于人。齊惠之以非禮縱其下。其惡皆不可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而不與盟。或曰諸侯本不盟也。然當是時。晉成繼立。五年始會諸侯以外楚。宜無不盟者。使宣公非有執止之辱。奚爲冬會春至。不月而時耶。況至自會。而遂卽是齊喪未終而公自朝齊。及晉侯會扈盟清邱。公皆不與。憤晉慾深。事齊彌謹。而公簒之藉齊成謀。情益顯矣。惜乎晉成承弒君之後。而不能討賊。亦非無瑕可以戮人者。而魯遂得終逃其罪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書國殺大夫。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大夫之功罪。未嘗不卽事可徵。其無可徵者。必無功亦無罪者也。而有功與罪者則事繫于此。而每錯見其義于前後。如陳殺洩冶。經雖不明著其諫。然讀陳風株林之詩。則靈之淫于夏氏明甚。而洩冶死于其朝。則其不與孔寧儀行父從君宣淫亦明甚。洩冶既死。踰年而

凡稱子者。君自將也。稱人者。大夫將也。無所爲予奪也。如以稱子爲予。則伐陸渾之戎。楚且觀兵以撼周鼎也。其何以予之。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在位甫三年。而叔姬已可以適人。則楊氏士勛以爲公之同母姊妹者。同母不可知。而姊妹自可信。亦足見稱子之不必爲時君女也。顧叔姬既爲公之姊妹。而連婚於齊之大夫。固自逆之。公自主之。則魯宣之以不義屈于人。齊惠之以非禮縱其下。其惡皆不可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而不與盟。或曰諸侯本不盟也。然當是時。晉成繼立。五年始會諸侯以外楚。宜無不盟者。使宣公非有執止之辱。奚爲冬會春至。不月而時耶。況至自會。而遂卽是齊喪未終而公自朝齊。及晉侯會扈盟清邱。公皆不與。憤晉慾深。事齊彌謹。而公簒之藉齊成謀。情益顯矣。惜乎晉成承弒君之後。而不能討賊。亦非無瑕可以戮人者。而魯遂得終逃其罪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春秋書國殺大夫。皆以著其專殺之罪。而大夫之功罪。未嘗不卽事可徵。其無可徵者。必無功亦無罪者也。而有功與罪者則事繫于此。而每錯見其義于前後。如陳殺洩冶。經雖不明著其諫。然讀陳風株林之詩。則靈之淫于夏氏明甚。而洩冶死于其朝。則其不與孔寧儀行父從君宣淫亦明甚。洩冶既死。踰年而

懼也。自邲戰一敗。楚遂滅蕭圍宋。而晉乃急急焉爲清邱之盟。則楚氛張而晉氣益餒矣。

宋人及楚人平

楚討陳而得陳。圍鄭而得鄭。今又伐宋圍宋。歷年加兵。必欲服之而後已。蓋宋天下之樞也。晉得宋則可服陳鄭以逼楚。楚得宋則可通齊魯以逼晉。清邱之盟曰恤病討貳。宋之伐陳爲討貳也。而晉會無恤病之心。使楚人得志于宋。晉之自棄其與國亦甚矣。況宋以弊憊之餘。抗楚不屈。雖至易子析骸。猶不肯爲城下之盟。其義勇大可鼓也。使晉景以伐鄭示整之師。移而救宋。親涖戎行。與爲犄角。縱不能一戰勝楚。而楚亦必畏而避之。乃惑于鞭長不及馬腹之言。寢兵不出。而宋遂不得已而與楚平。故凡平不書。而此獨書者。陳氏傅良以爲天下將有南北之勢也。晉執其咎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自齊元既卒。公不如齊者四年矣。齊以援立之功。不能無望于魯。故使歸父會齊侯于穀。復使蔑會高固于無婁。蓋欲探齊人之意。能庇我則終事之。否則改而事晉。斷道之盟。決於此矣。春秋蓋示後世以躬負大慝者。無以自存。而惟以諂事強大爲急也。若大夫與大夫會。則自衡雍承筐已先之。不待貶矣。

公會晉侯衞侯曹伯邾人同盟于斷道

此晉侯之欲合齊魯以復振其霸業也。蓋自宋楚既平。魯卿薦賄。使楚介宋魯以通齊。則天下將盡歸楚。而凌暴中原之禍。不僅魯衞曹邾當之矣。故晉侯急欲得齊。而使郤克徵會。使齊頃親涖壇坫。而不僅使

其大夫。則踐土之好復通將與之戮力同心。惟楚是攘。必不以口血未乾。而背盟與師爲臣報怨也。說者徒見鞍之戰。皆在會諸國之卿。遂謂同謀伐齊。釋其忿怨。然是年秦楚之盟。與明年陽穀之師。景皆親之。而戰鞍則僅屬之郤克。是爲笑雪耻。乃國卿之擅兵。非晉景之夙志也。穀梁以爲同外楚者得之。

公弟叔肸卒

書曰公弟。明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不卒。而叔肸獨卒。與其不義宣公之所爲也。公爲不義。國人皆知之。而三桓臧氏諸臣。儼然立其朝。食其祿。其有殺身而不願與同朝者。彭生也。織屨而不屑與共祿者。叔肸也。彭生宜卒而不卒。所以愧大夫而卒者之莫非同惡也。叔肸不宜卒而卒之。所以愧卒而大夫者之誰爲能賢也。春秋之旨微而顯矣。

邾人戕鄫子于鄫

于鄫。國都也。造其國都。殺其君。雖用大師。猶恐不克。今不曰師而曰人。則微者也。戕者。殘其支體之謂。陰伺其隙。卒起而亟刃之。盜之爲也。然使書曰盜戕鄫子。則守禦不嚴。將歸罪于鄫之臣子。而邾之陰賊險狠。凌虐弱小者。轉得逃其誅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宣公之肉未寒。而用事之臣遽黜。行父之死其君也甚矣哉。蓋歸父會齊會楚。伐莒伐邾。公之任爲腹心。過于行父。今又使之如晉。行父疑其不利于己也。而遂暴揚先君之惡。追仇既往之愆。逐東門而專國柄。

其大夫。則踐土之好復通將與之戮力同心。惟楚是攘。必不以口血未乾。而背盟與師爲臣報怨也。說者徒見鞍之戰。皆在會諸國之卿。遂謂同謀伐齊。釋其忿怨。然是年秦楚之盟。與明年陽穀之師。景皆親之。而戰鞍則僅屬之郤克。是爲笑雪耻。乃國卿之擅兵。非晉景之夙志也。穀梁以爲同外楚者得之。

公弟叔肸卒

書曰公弟。明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不卒。而叔肸獨卒。與其不義宣公之所爲也。公爲不義。國人皆知之。而三桓臧氏諸臣。儼然立其朝。食其祿。其有殺身而不願與同朝者。彭生也。織屨而不屑與共祿者。叔肸也。彭生宜卒而不卒。所以愧大夫而卒者之莫非同惡也。叔肸不宜卒而卒之。所以愧卒而大夫者之誰爲能賢也。春秋之旨微而顯矣。

邾人戕鄫子于鄫

于鄫。國都也。造其國都。殺其君。雖用大師。猶恐不克。今不曰師而曰人。則微者也。戕者。殘其支體之謂。陰伺其隙。卒起而亟刃之。盜之爲也。然使書曰盜戕鄫子。則守禦不嚴。將歸罪于鄫之臣子。而邾之陰賊險狠。凌虐弱小者。轉得逃其誅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宣公之肉未寒。而用事之臣遽黜。行父之死其君也甚矣哉。蓋歸父會齊會楚。伐莒伐邾。公之任爲腹心。過于行父。今又使之如晉。行父疑其不利于己也。而遂暴揚先君之惡。追仇既往之愆。逐東門而專國柄。

讀春秋卷下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公

歸父始而如晉。既而奔齊。齊魯之隙已成。而仲遂之好未泯。行父當國。恐其出齊師以問逐東門之罪。故不得不求庇于晉。而爲赤棘之盟。顧行父不自如晉何也。東門之逐。行父啓之。許則成之。許黨行父而爲之用。則是盟也。特爲行父結援于霸主。外以備齊。實內以脅魯。而晉侯則惟恐魯之卽于齊楚也。固不惜降尊以就卑。不暇慮大夫之抗矣。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昔楚子在宋。歸父薦賄謀國。固不臧矣。但其時魯方親齊。齊已通楚。固不得不謀所以事之。今旣受盟于晉。與晉伐齊。則謹守封圉以待晉援可也。乃楚師甫臨。魯君遽出而降尊以盟楚。及列國之大夫。季孫之辱其君爲何如也。且晉楚亦非有政令嚴明者耳。使陽橋之役。楚必欲究伐齊之人。盟蜀之後。晉復來討從楚之罪。則季孫果得以君爲孤注。而已能倖免乎。徒見其於君爲不忠。於己爲可恥耳。故春秋會楚必諱。公盟外大夫必諱。公而于蜀獨不諱者。蓋咎不在公也。

新宮災三日哭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災新宮。天所以誅宣也。而在臣子之心。則不能不自引罪。哭之三日固宜。胡傳從劉

氏之說。以宣主未入哭爲非禮。劉云。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主未遷也。顧公薨二十有八月。遷主已爲緩矣。今以易檐改塗之後。天又燬之。則入廟將在何時。誅宣亦所以警成也。安得而不哭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自邲戰之後。一意從楚。晉雖屢伐之而不能服也。今幸其訟許不勝。遣使請成。霸勢之振。實係于此。故爲合諸侯以申其誓而固其交。自後馬陵之會。蒲之盟。鄭皆與焉。楚懼失鄭而屢威之以兵。甚且求之以賂。則知晉楚之強弱。實視鄭之向背。蟲牢會盟。晉景固善乘其機矣。至于九國之不奔喪。則據事直書。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前此楚師伐鄭。晉以欒書救之。遇于繞角而楚師還。茲之救鄭。亦遣欒書足矣。而景必躬親之者。非怵于楚氛之益熾也。蓋欲爲馬陵之盟。於宋釋辭會之隙。於莒結久叛之心耳。顧其先會而後盟何也。楚師在汜。鄭方修其戰備。不暇尋盟。故率八國之師以救之。懼失鄭也。蓋與齊桓之移師救許。同一分災急病之義矣。使景常存此心以睦鄰攘楚。文襄之業不其興矣乎。故春秋特書救鄭以善之。

吳入州來

楚方爭鄭。而吳已以兵入。其與國競前功而忘後患。入州來卽入郢之漸矣。吳爲僭王之國。春秋惡之。實與楚同。而晉顧欲通吳以罷楚。屢以好會招之。不知吳控州來。則南以病楚。而北且以窺魯。封豕長蛇。荐

氏之說。以宣主未入哭爲非禮。劉云。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諡。主未遷也。顧公薨二十有八月。遷主已爲緩矣。今以易檐改塗之後。天又燬之。則入廟將在何時。誅宣亦所以警成也。安得而不哭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自邲戰之後。一意從楚。晉雖屢伐之而不能服也。今幸其訟許不勝。遣使請成。霸勢之振。實係于此。故爲合諸侯以申其誓而固其交。自後馬陵之會。蒲之盟。鄭皆與焉。楚懼失鄭而屢威之以兵。甚且求之以賂。則知晉楚之強弱。實視鄭之向背。蟲牢會盟。晉景固善乘其機矣。至于九國之不奔喪。則據事直書。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前此楚師伐鄭。晉以欒書救之。遇于繞角而楚師還。茲之救鄭。亦遣欒書足矣。而景必躬親之者。非怵于楚氛之益熾也。蓋欲爲馬陵之盟。於宋釋辭會之隙。於莒結久叛之心耳。顧其先會而後盟何也。楚師在汜。鄭方修其戰備。不暇尋盟。故率八國之師以救之。懼失鄭也。蓋與齊桓之移師救許。同一分災急病之義矣。使景常存此心以睦鄰攘楚。文襄之業不其興矣乎。故春秋特書救鄭以善之。

吳入州來

楚方爭鄭。而吳已以兵入。其與國競前功而忘後患。入州來卽入郢之漸矣。吳爲僭王之國。春秋惡之。實與楚同。而晉顧欲通吳以罷楚。屢以好會招之。不知吳控州來。則南以病楚。而北且以窺魯。封豕長蛇。荐

盟何也。厲公嗣爲霸主。修好魯衛禮也。若與楚爲盟。則裂中外之防。諸侯何歸焉。況其後楚子伐鄭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爲。則是盟。特華元之邪謀。固無足道者。

公如京師

文之倡霸也。勝楚而兩朝王。襄之繼霸也。伐衛而躬朝王。厲欲振文襄之緒。而知惟尊王可以服人。故於伐秦之役。率諸侯以修朝禮。而公先如京師焉。其先如者。特以不敢慢霸主之令。豈所謂六年一朝者哉。使當日非會晉伐秦。道過王畿。吾知諸侯皆絕跡于周之廷矣。春秋猶幸厲公假此義也。書如京師。書自京師會伐。若稟令于天子者。然存君臣之倫也。觀此而知過北門而超乘。臨周疆而觀兵者。其罪不勝誅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而吳能據之以會列國之大夫。則楚之避吳可知矣。列國懼楚。欲假吳以爲援。不得不趨而承之。故始會大夫會也。繼又會。與吳會也。公穀以殊會爲外吳。不知吳楚之惡一也。經不外楚。何獨外吳。蓋自彼來會。則列序而不殊于戚是也。自我往會。則殊會而勿幷鍾離柤向是也。趙氏鵬飛所謂事殊而文異也。獨是晉以霸主之威。不能致吳于蒲。而委其大夫以往從吳。則吳愈強而大夫之勢亦熾矣。衆會而皆以名見。遂始此矣。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之師。爲鄭之侵宋動也。師甫及鄭。楚遂親率大衆而來。其氣甚銳。固有剪滅此而朝食者。使當日從范文子之僞逃。而不使之國蹙王傷。則楚鄭之師。必及于宋。納其叛臣以據宋。而爭中原。不惟魯衛交病。問鼎之禍復橫矣。左氏徒見厲之不得其死。遂以外寧內憂之言爲先見。豈知厲之弒。由諸臣之爭權妬寵。互相讒害以延及君耳。而以克敵爲天益其疾以召難也。則過矣。

曹伯歸自京師

初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有可執之罪。而晉侯無擅治其罪之嫌。終春秋之執諸侯大夫。無善于此者。及其釋之。徒以反子臧而不以賂。與晉文之以十瑴釋衛鄭者異矣。書曰歸自京師。不名曹伯。不舉其國。若無罪而歸者然。蓋天王念曹伯之列于會盟。義不復討。從其請而赦之。以掩晉侯先會後執之誤。天王亦無譏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僑如之譖。固出于私。而其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則兩國之政令萃于私門。衆人皆知之。獨成與厲不知也。苕邱之執。赦而與盟。則行父之素托于強援。欒范之隱庇其黨。與情狀昭然。而魯猶以行父爲忠。晉人亦思欒書如召伯。此季所以專魯。而書且甚而弒厲也。

晉弒其君州蒲

三郤之誅。欒書譖之。胥童之死。欒書刃之。州蒲之弒。欒書使之。春秋皆稱國而無主名。蓋晉人久爲所愚。

鄢陵之師。爲鄭之侵宋動也。師甫及鄭。楚遂親率大衆而來。其氣甚銳。固有剪滅此而朝食者。使當日從范文子之僞逃。而不使之國蹙王傷。則楚鄭之師。必及于宋。納其叛臣以據宋。而爭中原。不惟魯衛交病。問鼎之禍復橫矣。左氏徒見厲之不得其死。遂以外寧內憂之言爲先見。豈知厲之弒。由諸臣之爭權妬寵。互相讒害以延及君耳。而以克敵爲天益其疾以召難也。則過矣。

曹伯歸自京師

初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有可執之罪。而晉侯無擅治其罪之嫌。終春秋之執諸侯大夫。無善于此者。及其釋之。徒以反子臧而不以賂。與晉文之以十瑴釋衛鄭者異矣。書曰歸自京師。不名曹伯。不舉其國。若無罪而歸者然。蓋天王念曹伯之列于會盟。義不復討。從其請而赦之。以掩晉侯先會後執之誤。天王亦無譏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

僑如之譖。固出于私。而其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則兩國之政令萃于私門。衆人皆知之。獨成與厲不知也。苕邱之執。赦而與盟。則行父之素托于強援。欒范之隱庇其黨。與情狀昭然。而魯猶以行父爲忠。晉人亦思欒書如召伯。此季所以專魯。而書且甚而弒厲也。

晉弒其君州蒲

三郤之誅。欒書譖之。胥童之死。欒書刃之。州蒲之弒。欒書使之。春秋皆稱國而無主名。蓋晉人久爲所愚。

同盟于雞澤

雞澤之盟。單子與焉。杜氏以爲王使出盟以安王室。故無譏也。顧卽有王命。寧不可如宰周公之與會。而不與盟乎。當靈王卽位之初。非有襄王叔帶之難。亦不得以王人盟洮爲比。夫晉悼之姿。不下齊桓。顧其敢與單子要言者。則翟泉作之于前。柯陵繼之于後。悼惟守其遺法。而其臣亦無能告以尊王之大義者。則韓厥荀罃之有愧于管氏也。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不曰大夫。而曰諸侯之大夫。臣統于君之辭也。陳自辰陵之盟。久于從楚。今袁僑如會。是欲棄異而卽同矣。不與之盟。則無以固其心。躬與之盟。則無以正其分。故悼公不以諸侯及之。而以大夫及之。正不欲使列國之大夫得抗諸侯也。論者徒見溴梁以後。大夫益張。遂以此盟爲操柄之所由失。豈篤論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春秋狄吳。常以號舉。其稱人者。由與鄫並列。公羊所謂吳鄫人則不辭者是也。而或以其與晉爲會。猶徐與齊同役。故人之。彼十年會柤。亦晉悼也。而吳復以號舉。將何說焉。若先儒諸侯往會。則貶而稱國。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恐亦非春秋之旨。

莒人滅鄫

鄫之屬魯也。公請之。晉侯許之。而邾與莒伐之。自臧紇有狐駘之敗。豹復與巫如晉。欲憑霸主之令以戢

強暴之心。而莒之忿怒未釋也。故魯不利于屬鄫。而使鄫聽命于會。使莒而畏晉。則不敢滅鄫。使晉而存鄫。則必將討莒。顧乃舍莒而責魯何也。蓋自元年會鄫。齊將叛晉。而莒方事齊。晉欲固齊之交。遂曲恕莒之罪。書曰莒人滅鄫。責晉之無以正諸侯也。

鄭人侵蔡

于鄬之會。陳侯逃歸而晉不問。蓋自量其力之不足以撫陳也。何有于蔡。而鄭人無故侵之。既非受命于晉。徒以結怨于楚。是子駟之心。欲致楚師以脅其君于必從也。不知鄭隸王畿。陳近荆楚。棄陳猶可。失鄭必爭。騁徒欲專一國之謀。而適以召三駕之禍。其悖寔甚。觀此則知鄭僖之卒。公穀所謂臣欲從楚。遂弑其君者。未可議其說之誣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此左氏所謂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而經皆人之。說者以爲貶。而方氏斷爲非卿不顯。與傳背歟。然考十四年會吳之役。名晉士匄鄭公孫蠆。而於齊宋衛人之伐秦之役。名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蠆。而於齊宋人之。何予奪之不一例乎。況同此北宮括也。于向稱人。會代稱名。前後頓殊。經無微旨。或惰或攝。亦左氏從爲之辭耳。又考二十六年澶淵之役。名鄭良霄。而人晉趙武、宋向戌。左氏謂趙武不書。尊公也。良霄獨不宜尊公乎。向戌不書。後也。後亦惰之爲病。良霄豈能攝而無失者乎。此劉氏敞所謂皆未足信也。然則邢邱之會。謂貶大夫使不得抗晉者非也。夫合諸侯以命朝聘之數。晉侯臨之。大夫聽之。上令而下

強暴之心。而莒之忿怒未釋也。故魯不利于屬鄫。而使鄫聽命于會。使莒而畏晉。則不敢滅鄫。使晉而存鄫。則必將討莒。顧乃舍莒而責魯何也。蓋自元年會鄫。齊將叛晉。而莒方事齊。晉欲固齊之交。遂曲恕莒之罪。書曰莒人滅鄫。責晉之無以正諸侯也。

鄭人侵蔡

于鄬之會。陳侯逃歸而晉不問。蓋自量其力之不足以撫陳也。何有于蔡。而鄭人無故侵之。既非受命于晉。徒以結怨于楚。是子駟之心。欲致楚師以脅其君于必從也。不知鄭隸王畿。陳近荆楚。棄陳猶可。失鄭必爭。騁徒欲專一國之謀。而適以召三駕之禍。其悖寔甚。觀此則知鄭僖之卒。公穀所謂臣欲從楚。遂弑其君者。未可議其說之誣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此左氏所謂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而經皆人之。說者以爲貶。而方氏斷爲非卿不顯。與傳背歟。然考十四年會吳之役。名晉士匄鄭公孫蠆。而於齊宋衛人之伐秦之役。名晉荀偃、衛北宮括、鄭公孫蠆。而於齊宋人之。何予奪之不一例乎。況同此北宮括也。于向稱人。會代稱名。前後頓殊。經無微旨。或惰或攝。亦左氏從爲之辭耳。又考二十六年澶淵之役。名鄭良霄。而人晉趙武、宋向戌。左氏謂趙武不書。尊公也。良霄獨不宜尊公乎。向戌不書。後也。後亦惰之爲病。良霄豈能攝而無失者乎。此劉氏敞所謂皆未足信也。然則邢邱之會。謂貶大夫使不得抗晉者非也。夫合諸侯以命朝聘之數。晉侯臨之。大夫聽之。上令而下

大夫以會于其私邑。必由林父請之也。夫悼本賢侯。而自蕭魚以後。會向伐秦。委諸臣下。既持其利器以假人。且惑于邪言而黨惡。天下尙知有君臣之大分乎。其亦死期將至。而神智先亡也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晉平卽位。踰月速葬。改服而烝。汲汲以合諸侯。不可謂無志者。惜其不能杜漸防微。而遂使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也。溴梁之會。齊有異志。使大夫盟高厚。蓋欲法雞澤之盟。袁僑。悼不屈己。僑不抗尊也。不知雞澤之役。悼既與王臣列侯盟矣。使當日僑不如會。豈容大夫復盟。今高厚既逃。大夫不得及以盟。則惟晉平與在會之諸侯盟焉可也。卽不盟而畢會而散焉。亦可也。顧既懲不協之情。爲同討之誓。而令不自已出。不與諸侯要言。而惟大夫是任。其與雞澤所稱諸侯之大夫者。名實不大相差謬耶。平之昏庸。不足嗣乃父之業。徵于此矣。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邾莒之侵。魯助齊也。齊之屢伐。魯嘗晉也。齊自柯陵以後。衆會齊盟。君不自出。而或遣世子。或使大夫。其不下晉而欲與之爭霸。晉非不知之也。特以攘楚服鄭。晉方勤于三駕。未暇及齊。今承悼公之威。正欲討高厚之叛。而齊復以凌暴宗國。啓釁諸侯。此圍齊之師所由聚也。顧圍書而同。非徒以齊環之惡。衆所同仇。亦以邾莒滕薛素屬于齊。恐其陽從晉令。陰黨齊謀。故尋溴梁之盟。同討不庭之言。以沮其攜貳之志。晉於此有懼心焉。觀于圍齊之諸侯未退。而鄭子孔已召楚師。侵及純門。則當日之欲伺其間而起者衆

矣。

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怨衎之在齊。而必欲窮其所往也。則假伐暴之辭以請于晉。而挾霸主之令以威于齊。傳曰晉欒魴帥師從孫文子伐齊。從之者魴。則主之者林父矣。重邱人詢之爲厲允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桓在殯。而宋襄伐之。衞速鄭喪未葬。而楚人伐之。列國行師之不仁甚矣。獨士匄明于古不伐喪之禮。于向之會。能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其於仇讐之楚且然。況于齊乎。侵齊至穀。聞喪乃還。朱子謂春秋分明與之者是也。觀于祝柯之盟。齊不行成。至士匄不伐其喪。而齊光乃出會于澶淵。則秉禮之師。所以感人子之心而生其仁孝者豈微哉。何忍如穀梁之刻而論之。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黃爲二慶所譖。而奔楚以自理宜也。若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而蔡人殺之。則燮實蒙叛楚之聲。其弟履亦無由以自解。非若黃之見愬。僅有虛辭無實跡者。而奔楚不適投于阱乎。然以陳蔡之密邇仇讐。等干縣鄙不出奔。則禍恐難免于己。而奔中夏。則禍且將及于國家。固不如投楚以自歸于司敗。尙幸楚之原其誠。而不以兄弟罪相及也。論者每責履而原燮。然燮之謀國。固非不正。而不量力度勢。適足自戕其身。而累及其弟矣。

矣。

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怨衎之在齊。而必欲窮其所往也。則假伐暴之辭以請于晉。而挾霸主之令以威于齊。傳曰晉欒魴帥師從孫文子伐齊。從之者魴。則主之者林父矣。重邱人詢之爲厲允矣。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齊桓在殯。而宋襄伐之。衞速鄭喪未葬。而楚人伐之。列國行師之不仁甚矣。獨士匄明于古不伐喪之禮。于向之會。能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其於仇讐之楚且然。況于齊乎。侵齊至穀。聞喪乃還。朱子謂春秋分明與之者是也。觀于祝柯之盟。齊不行成。至士匄不伐其喪。而齊光乃出會于澶淵。則秉禮之師。所以感人子之心而生其仁孝者豈微哉。何忍如穀梁之刻而論之。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黃爲二慶所譖。而奔楚以自理宜也。若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而蔡人殺之。則燮實蒙叛楚之聲。其弟履亦無由以自解。非若黃之見愬。僅有虛辭無實跡者。而奔楚不適投于阱乎。然以陳蔡之密邇仇讐。等干縣鄙不出奔。則禍恐難免于己。而奔中夏。則禍且將及于國家。固不如投楚以自歸于司敗。尙幸楚之原其誠。而不以兄弟罪相及也。論者每責履而原燮。然燮之謀國。固非不正。而不量力度勢。適足自戕其身。而累及其弟矣。

書豹帥師。將尊師衆也。晉雖值曲沃之難。猶能出邯鄲之師。使豹與趙勝相爲犄角。同心死敵。卽不勝齊。而救盟主之大義。亦足昭于天下矣。顧乃怠棄君命。觀望不前。以視僖公之救齊而不書次者。相去遠矣。

諸侯同盟于重邱

前年夷儀之會。會而不盟。而此書同盟者。以崔杼請成而盟諸侯。以定齊景之位也。蓋自朝歌之役。齊與楚通。使必擯而不與。恐齊之從楚遂固。而晉之服齊爲難。故因其弑君以說。而遂釋怨修好以同外楚。晉計固然。然自有此盟。而大國之討。皆得以君償。亂賊之誅皆得以賂免。天下尙何賴有盟主焉。悼公之業掃地矣。

衞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之入櫟也名。衞侯之入夷儀也不名。不名衎所以誅剽也。衞侯在外十餘年矣。何以能入。考傳則晉平使魏舒逆之。又使衞與之夷儀也。甚矣晉平之悖也。將以衎宜爲君耶。則合諸侯以納之。使剽退而爲臣可也。以衎不宜爲君耶。則聽其息肩于齊。終爲寓公可也。顧乃逆之至衞。分之以邑。封域之內。遂有兩君。其附衎者將請殺剽。而附剽者必不安衎。孫甯之禍。非平爲之乎。夫平之納衎正也。惜其納之而未思所以定之也。經於重邱同盟之後。書衞侯入夷儀。於衎無譏。而於平則不能無咎矣。

衞甯喜弑其君剽

剽之得國簒也。簒而殺之宜。不得爲弑君者。然剽由孫甯以立。而殖與喜世臣事之。則剽之不順。固不足

爲國人之君。而不得謂非甯氏之君也。書曰其君喜之罪不可逃矣。及衞衎殺喜。而不以有罪之辭書之何也。喜納衎者也。與衎爲一體。衎之不得殺喜。猶喜之不得弑剽也。經於衞之君臣權衡審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南北分霸之始。事成于向戌。而戌不列會。說者謂宋公湣之也。使果宋公湣之。則必如十六年伐許之役。先書叔老會鄭伯而後序列國大夫。豈肯沒宋公而使大夫自主會盟乎。其不列向戌者。既會于宋。盟于宋。則戌自無不與之理。亦猶僖公十九年盟于齊。不列齊人。而齊人自在。二十七年盟于宋。不列宋公。而宋公自在也。獨是桓文之霸。功在攘楚。今向戌借弭兵之名。而驅列國之諸侯以交見于楚廷。不亦僨乎。自是而會申滅賴。以篡弑之楚靈居然爲諸夏之盟主而莫敢違焉者。先儒多以首禍罪宋。然非晉平之昏庸。趙武之偸惰。亦何至爲宋人所愚。傳載晉楚爭盟。書先晉而實先楚。則楚之挾其詐力以玩弄乎晉也。亦有以窺其深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無諸侯。而曰諸侯之大夫者。明乎大夫之必有所統也。雞澤書諸侯之大夫。君臣之統明。而大夫不敢擅也。溴梁之第書大夫。君臣之統散。而諸侯猶自存也。此則諸侯不如會。而大夫相與盟。幾于無統矣。無統而稱其統以臨之。亦易嫌于無陽之義耳。盟再書宋。同地而異時也。豹不書族。一事而卒名也。以是爲褒貶則舛矣。

爲國人之君。而不得謂非甯氏之君也。書曰其君喜之罪不可逃矣。及衞衎殺喜。而不以有罪之辭書之何也。喜納衎者也。與衎爲一體。衎之不得殺喜。猶喜之不得弑剽也。經於衞之君臣權衡審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南北分霸之始。事成于向戌。而戌不列會。說者謂宋公湣之也。使果宋公湣之。則必如十六年伐許之役。先書叔老會鄭伯而後序列國大夫。豈肯沒宋公而使大夫自主會盟乎。其不列向戌者。既會于宋。盟于宋。則戌自無不與之理。亦猶僖公十九年盟于齊。不列齊人。而齊人自在。二十七年盟于宋。不列宋公。而宋公自在也。獨是桓文之霸。功在攘楚。今向戌借弭兵之名。而驅列國之諸侯以交見于楚廷。不亦僨乎。自是而會申滅賴。以篡弑之楚靈居然爲諸夏之盟主而莫敢違焉者。先儒多以首禍罪宋。然非晉平之昏庸。趙武之偸惰。亦何至爲宋人所愚。傳載晉楚爭盟。書先晉而實先楚。則楚之挾其詐力以玩弄乎晉也。亦有以窺其深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無諸侯。而曰諸侯之大夫者。明乎大夫之必有所統也。雞澤書諸侯之大夫。君臣之統明。而大夫不敢擅也。溴梁之第書大夫。君臣之統散。而諸侯猶自存也。此則諸侯不如會。而大夫相與盟。幾于無統矣。無統而稱其統以臨之。亦易嫌于無陽之義耳。盟再書宋。同地而異時也。豹不書族。一事而卒名也。以是爲褒貶則舛矣。

于叔齊之義。此正札之賢。春秋所貴。而何貶焉。胡傳又謂椒術之不書族。皆史所略。而惟札爲貶。是貶讓而獎爭也。況史於三人本無異文。夫子仍而不革。又何從曲探其心而生異議哉。

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入鄭。與欒盈之入晉。其惡一也。顧盈不書自齊。而霄書自許者何也。盈入而齊師起。則齊人助之可知。但盈有曲沃之甲。不專恃齊。而霄荒淫嗜酒。孤特無從。彼見許鄭接壤。世爲仇讐。正可借力以伐其國。雖許本寡弱不敢助亂。而其出奔許。入自許。霄固有成謀矣。故經以討賊之辭書之。然不曰鄭殺。而曰鄭人殺。則政刑不出自君。而士匄公孫黑之惡亦具見矣。

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書故者。而澶淵之爲宋災。不書其故。則恐讀者之疑于討蔡也。蔡般弑君。賊未討而書葬。晉實成之。蓋自厥貉以來。蔡久從楚。楚師不動。晉未敢問其罪也。是當時楚昭既卒。國權在圍。圍方欲行大事。不令其君得握兵柄而召諸侯。使晉平能乘其機。合十二國之大夫連師討蔡。則義聲所布。亦足奪楚圍之心。而振晉悼之業。顧乃深居簡出。置若罔聞。遂使圍於簒弑之後。得借討賊之名。以減其國。而戕其君。楚之虐。晉之偷也。書曰宋災故。而諸大夫之務于細而忘其大。罪狀昭然。豈待稱人以貶之哉。方氏曰。爲宋災。事之微者故會者非卿。胡傳以稱人爲貶。誤矣。

子野卒

子般之弒慶父欲自篡也子赤之弒仲遂佐宣篡也當襄公時宿之勢未可自篡而昭公之立穆叔決其爲季氏憂則固非宿之所佐以篡者而謂子野爲宿所弒似非情理之宜然子卒而不地書法與般赤同而傳又云次于季氏而卒則不能不生後儒之疑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昭公

虢之會楚又先晉晉之恥也傳載趙武之言將信爲本乃強爲之辭以諱其恥春秋豈果貴武之信而書先晉乎其先晉于楚者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則所以嚴華夷之等耳說者謂蜀之盟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爲主何獨於此易之不知齊桓而後所藉以攘楚而尊周者惟晉耳蜀與申晉皆不在向不嫌以楚爲先晉在而先楚焉則天下不知有晉乎安知有周故宋虢二會之先晉者魯史以爲貴信仲尼以爲卑夷所爲文則史而義則竊取者於此見之

取鄆

取鄆而不書伐莒何也以鄆本爲魯之附庸取其舊壤非如伐宋取防伐邾取繹而春秋必書之者惡季氏也自文十二年行父帥師城鄆襄十二年宿復帥師入鄆則以鄆之近于費季氏欲據其土以自封殖爲日久矣既因叔仲之諂而城費卽乘莒人之亂而取鄆其張私家而弱公室罪不容誅矣觀昭公孫齊而藉齊侯之力始得取鄆而居之則季氏之市恩于鄆而使之爲己堅守也其術蓋深

子般之弒慶父欲自篡也子赤之弒仲遂佐宣篡也當襄公時宿之勢未可自篡而昭公之立穆叔決其爲季氏憂則固非宿之所佐以篡者而謂子野爲宿所弒似非情理之宜然子卒而不地書法與般赤同而傳又云次于季氏而卒則不能不生後儒之疑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昭公

虢之會楚又先晉晉之恥也傳載趙武之言將信爲本乃強爲之辭以諱其恥春秋豈果貴武之信而書先晉乎其先晉于楚者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則所以嚴華夷之等耳說者謂蜀之盟申之會皆直書楚人爲主何獨於此易之不知齊桓而後所藉以攘楚而尊周者惟晉耳蜀與申晉皆不在向不嫌以楚爲先晉在而先楚焉則天下不知有晉乎安知有周故宋虢二會之先晉者魯史以爲貴信仲尼以爲卑夷所爲文則史而義則竊取者於此見之

取鄆

取鄆而不書伐莒何也以鄆本爲魯之附庸取其舊壤非如伐宋取防伐邾取繹而春秋必書之者惡季氏也自文十二年行父帥師城鄆襄十二年宿復帥師入鄆則以鄆之近于費季氏欲據其土以自封殖爲日久矣既因叔仲之諂而城費卽乘莒人之亂而取鄆其張私家而弱公室罪不容誅矣觀昭公孫齊而藉齊侯之力始得取鄆而居之則季氏之市恩于鄆而使之爲己堅守也其術蓋深

執齊慶封殺之

經於襄之二十八年書慶封來奔。譏魯之納亂也。今以楚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則知自魯奔吳。其心固謂魯不足以拒齊。而惟吳爲能庇己。所以避禍。謀亦深矣。孰知得罪於齊。假手於楚。天於黨惡助逆之人。不使漏網如此。雖楚虔以亂治亂。未得附討賊之義。而苟削而不書。則讀者第知慶封之奔魯。而未見其聚族而殲也。豈足以懲淫人。

取鄫

元年取鄆。今取鄫。皆取諸莒也。傳云莒亂。著邱公不撫鄫。鄫叛而來。則非魯之取之也。而經書曰取。蓋以鄫素屬魯。方藉魯以圖存。而遽貪其利。不爲之反地置君。豈先公保寡小之義乎。魯之惡與莒等矣。卽此而知莒之滅鄫。謂爲立異姓以涖祭祀者。其鑿實甚。

舍中軍

魯本二軍。皆屬于公。三家各有其食采之私乘而已。季氏明知國大賦重。霸政難堪。亦何利有三軍。特其心欲奪公家之稅以入私門。而不能一朝遽攫之。故假大國三軍之名以改舊制。定國政。而姑以中軍歸公。其作之也。蓋預爲舍之地也。叔孫知其隱而要之以盟詛。臨之以神民。故能久而不變。要其耽耽虎視。未嘗一刻忘也。今叔孫卒于冬。中軍舍于春。四分公室而擇其二。既不使公得撫其民。亦不使孟叔得敵于己。然後逞其悖亂。惟所欲爲而莫之禁。陽州之遜。其禍已成于此。然卒不能爲齊之陳氏何也。則其專

務封殖。蔑視同僚。宿與意如久爲怨府。家臣之効尤者。伺其後矣。

公如楚

五年公如晉。以始之不納而再朝也。七年公如楚。以靈之既立而始朝也。蓋從宋虢之盟。一時兩霸。既如晉。卽不得不如楚。禍由平也。第以公辭申不會。與吳爲婚。楚人怨之。將有加罪于魯者。而季氏素結晉援。敢于如晉。不敢于如楚。故聘使叔弓。相使孟孫。而宿托爲守國。避禍深焉。徒令公于三年之間。南北奔馳。皆歷三時而後得反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惜楚人無能以此詰之。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世子。君之貳也。以君之弟而殺之。殺之者。罪在招。而任招以殺之者。罪在陳侯。骨肉而忍戕虐。宗社遂致淪亡。春秋書之所以誌陳滅之由也。顧晉獻殺申生。宋平殺痤。而國幸存。何也。彼二君者。惡皆自己。權不歸人。而陳哀本無殺子之心。且致殞身之禍。則固無能自立者。況陳逼于楚虔之貪虐。日睨于旁。今幸其變生倫紀。而以討賊爲名。陳欲不亡得乎。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何罪。執而殺之。書曰楚人。惡之也。蓋楚實貪陳而利其亂。故誣徵師爲招之黨。而加之以顯戮。所以讐陳以先聲也。自是而留出奔。招且殺過。皆迫于楚之詐威。而無能効死以守國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務封殖。蔑視同僚。宿與意如久爲怨府。家臣之効尤者。伺其後矣。

公如楚

五年公如晉。以始之不納而再朝也。七年公如楚。以靈之既立而始朝也。蓋從宋虢之盟。一時兩霸。既如晉。卽不得不如楚。禍由平也。第以公辭申不會。與吳爲婚。楚人怨之。將有加罪于魯者。而季氏素結晉援。敢于如晉。不敢于如楚。故聘使叔弓。相使孟孫。而宿托爲守國。避禍深焉。徒令公于三年之間。南北奔馳。皆歷三時而後得反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惜楚人無能以此詰之。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世子。君之貳也。以君之弟而殺之。殺之者。罪在招。而任招以殺之者。罪在陳侯。骨肉而忍戕虐。宗社遂致淪亡。春秋書之所以誌陳滅之由也。顧晉獻殺申生。宋平殺痤。而國幸存。何也。彼二君者。惡皆自己。權不歸人。而陳哀本無殺子之心。且致殞身之禍。則固無能自立者。況陳逼于楚虔之貪虐。日睨于旁。今幸其變生倫紀。而以討賊爲名。陳欲不亡得乎。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行人何罪。執而殺之。書曰楚人。惡之也。蓋楚實貪陳而利其亂。故誣徵師爲招之黨。而加之以顯戮。所以讐陳以先聲也。自是而留出奔。招且殺過。皆迫于楚之詐威。而無能効死以守國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災

陳既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杜註災繫于所災。故以所在爲名。孔疏謂傳無存陳之義。故杜以公穀爲非。然傳述神龜之言逐楚建陳。則固以楚之縣陳。其事爲不順于天也。書陳以存亡國。春秋亦非無意于此矣。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弒父自立。與楚虔弒君。其惡一也。般固宜討。而虔非討般之人。況虔合諸侯于申。會列國伐吳。般皆與焉。名列于會。雖負大慝。例置不誅。故般不疑楚召之而來。饗之而醉。虔乃乘其不意而執殺之。是以甘言重幣。驅而納諸陷阱之中。倘稍有人心。豈忍出此。故春秋不曰討。而曰誘也。考諸侯不生名。般殺于申。固宜名之。而斥般必兼斥虔者。皆待以死而名之。例也。若曰如楚虔者。豈宜一日在人世乎。其心之亡久矣。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甚矣晉之不競也。宋虢之會。名曰弭兵。而楚之肆暴愈甚。陳既速亡。晉不及救。今楚頓兵于蔡。自夏歷秋三月矣。蔡人效死以俟諸侯之援。使晉合八國之大夫。奮厲直前。以責楚虔背棄齊盟。凌虐弱小之罪。則蔡有堅守于中。而列國合擊其外。楚雖恃其詐力。未必不屈于諸大夫之義。勇震駭而逃。顧乃觀望徘徊。遣使請楚。則楚心知晉之不能。而滅蔡之謀。愈肆然而無忌矣。故澶淵之會。譏蔡之宜討而不討。厥慭之

陳災

陳既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杜註災繫于所災。故以所在爲名。孔疏謂傳無存陳之義。故杜以公穀爲非。然傳述神龜之言逐楚建陳。則固以楚之縣陳。其事爲不順于天也。書陳以存亡國。春秋亦非無意于此矣。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般弒父自立。與楚虔弒君。其惡一也。般固宜討。而虔非討般之人。況虔合諸侯于申。會列國伐吳。般皆與焉。名列于會。雖負大慝。例置不誅。故般不疑楚召之而來。饗之而醉。虔乃乘其不意而執殺之。是以甘言重幣。驅而納諸陷阱之中。倘稍有人心。豈忍出此。故春秋不曰討。而曰誘也。考諸侯不生名。般殺于申。固宜名之。而斥般必兼斥虔者。皆待以死而名之。例也。若曰如楚虔者。豈宜一日在人世乎。其心之亡久矣。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甚矣晉之不競也。宋虢之會。名曰弭兵。而楚之肆暴愈甚。陳既速亡。晉不及救。今楚頓兵于蔡。自夏歷秋三月矣。蔡人效死以俟諸侯之援。使晉合八國之大夫。奮厲直前。以責楚虔背棄齊盟。凌虐弱小之罪。則蔡有堅守于中。而列國合擊其外。楚雖恃其詐力。未必不屈于諸大夫之義。勇震駭而逃。顧乃觀望徘徊。遣使請楚。則楚心知晉之不能。而滅蔡之謀。愈肆然而無忌矣。故澶淵之會。譏蔡之宜討而不討。厥慭之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歸而楚虔縊則比不歸而棄疾雖有弒君之心固不敢躬爲戎首矣方虔弒郟敖比爲右尹懼禍出奔其惡虔而欲殺之固其宿志今有四族之徒起于中陳蔡之仇乘于外正可因其潰叛之勢以舒其忿疾之心故一聞觀從之召倉卒以來而棄疾遂因之以殺太子吹散其師虔聞比歸疑獲晉助而不得不自縊于申亥氏矣是棄疾得濟其謀實由比爲禍首予之惡名其能辭乎或曰書歸而不書入明比之非弒然經既書弒矣安見歸之愈于入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棄疾殺比意謂討賊而經以兩下相殺之辭書之何也蓋楚虔無道比與棄疾皆欲弒之觀從之召比未必非棄疾之謀但專罪棄疾則比之自外而歸驟居其位者其意欲何爲乎故弒君必書比也顧比雖有罪而或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召比盟鄧乘亂入楚始以君國之利誘之繼假討賊之名誅之者其惡不幾隱乎故殺比必目棄疾也其不稱比爲君而稱公子者比未成乎爲君春秋固甚惡棄疾之詐而亦不欲加之以惡名矣

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甚矣晉之無能爲也自宋虢以來伐吳滅賴楚先背盟而晉不問滅陳滅蔡楚尤肆暴而晉不問今楚虔

既死。衆會平邱。欲何爲乎。使昭能用示威之師。以問棄疾之罪。未始不可以服楚而收諸侯。顧未聞有討賊之令。而徒上盟王人。輕棄宗國。措置乖方。人心能無貳乎。書曰同盟。不同者多矣。再書平邱。非第踰月之故。亦見晉之會其地盟其地。而不敢進逼乎楚云。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沙隨執行父而不見公。平邱執意如而不盟公。皆以人之訴其臣而辱其君。是君爲臣受罰。不亦傎乎。以季孫之竊國分民。誠宜見討于盟主。而經書晉人。以譏其非霸討。則執之不當其罪。尙不足服意如。而不盟又何足以耻公哉。故經不爲魯諱者。所以著晉政之頗無以治季。而魯卿之弱公強私。亦習實爲當而無所懲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吳歸于陳

歸者。易辭也。陳蔡夷爲楚縣。其存亡之權。實操自楚。歸亦何易。而春秋以國繫爵。以爵繫名。若二君之自歸。而於楚無與焉。則聖人存先王之封國。而所以擯絕強楚者亦深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之惡公。心銜之久矣。今幸爲晉所執。正可假手除奸。而公顧朝晉以請之者。蓋知晉人之庇季氏。必將復歸。恐君臣之猜跡以露。則悖亂之陰謀益深。其禍將不有可言者。故寧忍其詢而屈己以如晉也。乃荀吳輩猶恐公之得見晉侯。或訴其專制魯國之罪。討而戮之。故托辭以卻公于河。公既卻而意如隨以

既死。衆會平邱。欲何爲乎。使昭能用示威之師。以問棄疾之罪。未始不可以服楚而收諸侯。顧未聞有討賊之令。而徒上盟王人。輕棄宗國。措置乖方。人心能無貳乎。書曰同盟。不同者多矣。再書平邱。非第踰月之故。亦見晉之會其地盟其地。而不敢進逼乎楚云。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沙隨執行父而不見公。平邱執意如而不盟公。皆以人之訴其臣而辱其君。是君爲臣受罰。不亦傎乎。以季孫之竊國分民。誠宜見討于盟主。而經書晉人。以譏其非霸討。則執之不當其罪。尙不足服意如。而不盟又何足以耻公哉。故經不爲魯諱者。所以著晉政之頗無以治季。而魯卿之弱公強私。亦習實爲當而無所懲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吳歸于陳

歸者。易辭也。陳蔡夷爲楚縣。其存亡之權。實操自楚。歸亦何易。而春秋以國繫爵。以爵繫名。若二君之自歸。而於楚無與焉。則聖人存先王之封國。而所以擯絕強楚者亦深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之惡公。心銜之久矣。今幸爲晉所執。正可假手除奸。而公顧朝晉以請之者。蓋知晉人之庇季氏。必將復歸。恐君臣之猜跡以露。則悖亂之陰謀益深。其禍將不有可言者。故寧忍其詢而屈己以如晉也。乃荀吳輩猶恐公之得見晉侯。或訴其專制魯國之罪。討而戮之。故托辭以卻公于河。公既卻而意如隨以

趙盾弒君。許止弒父。歐陽氏皆據經以滅傳。謂實弒其君父者非也。盾有弒之心。無弒之跡者也。止有弒之跡。無弒之心者也。誅盾之心。則後世有假手于人以肆其逆者。無可逃也。誅止之跡。則後世有細微不謹以危其親者。大可懼也。究之心甚于跡。故晉靈不書葬。而許悼書葬。春秋所以立萬世臣子之防者。法嚴而情恕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所自者。此曰自鄸出奔。故穀梁以爲專乎鄸也。果專乎鄸。則雖無叛君之跡。已有據邑之私矣。會子臧之後也。當子臧返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則鄸之爲采與否。正未可知。傳無明文。而杜註第云曹邑。趙氏鵬飛以爲曹境上邑。會既得罪于君。則出國都而居邊境。以待環玦之賜。決去留耳。何專之有。春秋錄之。所以示臣人去國之禮。以正當時之據邑以要君者。

盜殺衞侯之兄縶

不得其人而名之。故曰盜。傳云齊豹殺縶。則得其人矣。不應泛書爲盜。卽謂微賤之名不登于史册。則書尉止爲盜宜矣。豹。卿也。說者謂奪之司寇。則非卿。顧奪之者縶。非衞侯褫其職也。安可謂非卿。考傳所載。豹所欲殺者縶耳。而衞侯何爲而出奔。齊氏何爲而射公。使非華寅南楚。靈幾不免。則是豹直欲弒君也。而當亂作之時。姦宄竊發。適會不知誰何之人。賊縶于蓋獲之門外。而傳遂幷屬之齊氏耳。由是推之。尉止所欲殺者騑也。子國子耳。非與止有宿怨者。何爲連而及之。當其時公子嘉實與三卿爭政。西宮之難

知而不言。安知非嘉之詭謀。陰使其人殺之。而蔽獄于尉止乎。更推之。蔡侯申始而背楚。既而誑吳。及吳師襲之。而後流離播遷死于道路。殺申者恐幷非蔡人也。衆見翩之率先從君。遂謂逐而射之。而凡爲公孫者。或奔或殺。則終疑于罪之無所歸矣。然則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皆非眞盜。安得不泛書之爲盜乎。惟陽虎陪臣名氏不宜見經。而竊寶玉大弓。又非弑君殺大夫之例。窮于辭而書之曰盜。以著國之失其政刑焉耳。

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之出奔。東國逐之也。東國以貨餌費無極。讒而出之。則楚於朱。既殺其祖。又奪其嫡。固世仇也。而朱乃奔楚。安知棄疾不復信無極之讒而殺之乎。顧寧歸死于楚。而不敢遠適他國。則蔡之受制于楚如拘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嗣位五年。而公不朝。士鞅來聘。蓋徵之也。公是以如晉。而晉復托鮮虞以辭公。則士鞅怒其卑己。而將洩其忿于叔孫矣。甚矣季氏之惡。既脅制其君。又欲困辱諸臣。使上下皆懾于己之威權。而後肆行其異志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喪未踰年。而稱王繫猛者。春秋之特筆也。蓋自王子並爭干戈相向。輔猛者惟有劉單。而子朝之黨甚衆。

知而不言。安知非嘉之詭謀。陰使其人殺之。而蔽獄于尉止乎。更推之。蔡侯申始而背楚。既而誑吳。及吳師襲之。而後流離播遷死于道路。殺申者恐幷非蔡人也。衆見翩之率先從君。遂謂逐而射之。而凡爲公孫者。或奔或殺。則終疑于罪之無所歸矣。然則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皆非眞盜。安得不泛書之爲盜乎。惟陽虎陪臣名氏不宜見經。而竊寶玉大弓。又非弑君殺大夫之例。窮于辭而書之曰盜。以著國之失其政刑焉耳。

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之出奔。東國逐之也。東國以貨餌費無極。讒而出之。則楚於朱。既殺其祖。又奪其嫡。固世仇也。而朱乃奔楚。安知棄疾不復信無極之讒而殺之乎。顧寧歸死于楚。而不敢遠適他國。則蔡之受制于楚如拘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嗣位五年。而公不朝。士鞅來聘。蓋徵之也。公是以如晉。而晉復托鮮虞以辭公。則士鞅怒其卑己。而將洩其忿于叔孫矣。甚矣季氏之惡。既脅制其君。又欲困辱諸臣。使上下皆懾于己之威權。而後肆行其異志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喪未踰年。而稱王繫猛者。春秋之特筆也。蓋自王子並爭干戈相向。輔猛者惟有劉單。而子朝之黨甚衆。

晉以意如之惡叔孫執而困之者踰年。公如晉以請之。而懼復爲所止也。故托疾而返。然則公未至晉。晉何以釋叔孫。蓋實不能加以顯戮。則拘之無益。雖明知公非眞疾。固不如因其辭而歸之矣。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內諱奔書孫。不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爲文。咎在公也。然考公所爲。非有不道于其民者。茀祿去政逮。自行父始專國柄。加以宿與意如之奸雄。已成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勢。自非有不世之英略。固難挽已去之威權矣。昔襄公在楚。季氏取卞。公懼而不敢歸。非榮成伯爲賦式微。襄早客死于外。豈待昭乎。論者每咎公以不用子家之言。然子家始告之以止。繼勸之之以歸。亦祇爲隱忍偸生之計。何嘗有所挫損于季氏哉。觀公之告子家曰。季氏無道。吾欲弑之。臣而言弑。意如之罪上通于天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不之晉而之齊。固有鑑于晉之黨季。然晉爲方伯。列國有以臣逐君者。責有所歸。公誠求援于晉。晉卽惡公。豈肯坐失其霸權乎。迨齊不能援而後告晉。則晉有所藉口以辭之矣。公見齊景之伐除伐莒。若強大可託庇者。不知其庸懦無能。正與公等。使能爲公討季氏。何不能爲齊先討陳氏乎。野井之遇。亦以公之次陽州以待命不得已而脩弔唁之虛文耳。其於同惡相恤之簡書。豈誠有所畏也哉。

齊侯取鄆

取鄆而齊舉爵。非褒也。言景親之耳。圍成則諉諸公矣。蓋齊不得鄆。則公無所歸。倘如齊而責千社之言。

將何以謝之。故一舉鄆而景遂無餘事焉。雖以齊之兵力。取成非難而君不親行。則士無鬬志。景之以師從公。而坐聽其成敗。其無納公之意明矣。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往年爲蒲隧之盟。今又爲鄟陵之盟。皆有志于爭霸也。以晉頃之偸懦少安。尹氏之亂周。久而未定。季孫之亂魯。置若罔聞。嫡庶之混淆。冠屨之倒置。事莫有急于此者。使齊景伸大義于天下。整飭兵戎。號召與國。定天王于成周。納昭公于宗魯。列尹氏季孫之罪狀。執而戮之。繼桓之業。在于是矣。乃寧周既無遠略。而帥敝賦以從魯。區區攻一成而不能舉。則合三小國以要盟。復何益哉。況既盟以後。并未聞有匹馬隻輪及于魯郊。則景之慕虛名而無成事也。公失所主矣。

天王入于成周

天王居于狄泉。越四年而後入于成周。固由晉人納之。而當晉未克鞏之先。敬王子朝之師。造勝迭負。使非單劉同心戮力。則成周之不并于朝者幾希。今經以自入爲文。見東都本天王之土。雖劉單不得居其成功。況晉人之緩于勤王者哉。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統名成周。據所都言之。無他義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據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則其黨先自攜矣。朝安得不奔哉。而書奔必書以之者。所謂春秋誅亂賊。而尤嚴亂賊之黨是也。乃召伯毛伯以行次書。而尹氏以族舉。則知其世執周政。而逢景王之邪心以

將何以謝之。故一舉鄆而景遂無餘事焉。雖以齊之兵力。取成非難而君不親行。則士無鬬志。景之以師從公。而坐聽其成敗。其無納公之意明矣。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齊往年爲蒲隧之盟。今又爲鄟陵之盟。皆有志于爭霸也。以晉頃之偸懦少安。尹氏之亂周。久而未定。季孫之亂魯。置若罔聞。嫡庶之混淆。冠屨之倒置。事莫有急于此者。使齊景伸大義于天下。整飭兵戎。號召與國。定天王于成周。納昭公于宗魯。列尹氏季孫之罪狀。執而戮之。繼桓之業。在于是矣。乃寧周既無遠略。而帥敝賦以從魯。區區攻一成而不能舉。則合三小國以要盟。復何益哉。況既盟以後。并未聞有匹馬隻輪及于魯郊。則景之慕虛名而無成事也。公失所主矣。

天王入于成周

天王居于狄泉。越四年而後入于成周。固由晉人納之。而當晉未克鞏之先。敬王子朝之師。造勝迭負。使非單劉同心戮力。則成周之不并于朝者幾希。今經以自入爲文。見東都本天王之土。雖劉單不得居其成功。況晉人之緩于勤王者哉。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師統名成周。據所都言之。無他義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據傳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則其黨先自攜矣。朝安得不奔哉。而書奔必書以之者。所謂春秋誅亂賊。而尤嚴亂賊之黨是也。乃召伯毛伯以行次書。而尹氏以族舉。則知其世執周政。而逢景王之邪心以

季氏負出君之大罪。而敢如適歷以會荀躒者。蓋知霸政之在家。晉雖欲爲公討季。而荀范固足以制之也。既會而敢從荀躒以如乾侯者。蓋知子家之不用。公雖欲從季歸魯。而羣小必有以泥之也。此皆季氏之奸。不待鞅之保其無咎。而爲意料所能及者。使當日召而不至。至矣而不逆公歸。則必有以觸晉侯之怒。而非誅則逐。將在一言矣。自有此會。而練冠麻衣之狀。詩囚歸死之言。若不勝其卑屈者。晉侯不覺墮其術中。而遂使荀躒以弔唁之。虛禮謝公于乾侯也。

公薨于乾侯

昭公淹恤在外。居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年。栖栖齊晉之間。不得一蒙其援。而卒以羈死。春秋出奔之君。未有如公之窮者。亦可哀矣。然自公伐季。而季出公。則釁端既成。猜阻日甚。使公果得返國。則君臣必不能容。而或爲意如所弑。轉不如薨于乾侯者之尙無及出于背也。公謂荀躒曰。將使歸而糞除宗祧。則不能見夫人。其亦慮及於此歟。

元年春王 定公

定之卽位在六月。則是年春夏。尙屬昭之末年耳。自昭在乾侯。每歲必書正月。公存而存之也。昭既薨而定未立。則正月將繫之誰乎。聖人削而不書。所以著定之非嗣位于昭也。公衍公爲俱存。而使國家之承正朔者。虛無人焉。季氏之罪可勝誅耶。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歸于京師順也。執于京師逆也。會城成周而不受功。仲幾誠有罪矣。然不屬王吏而自執之。是其心尙未知有天王。況其君乎。晉之替也固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據傳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立君固有成議矣。乃喪之至魯在六月癸亥。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何其緩也。蓋旣立其所不當立者。以市己之有德于公。又緩其所不當緩者。以要公之無違于己。皆季氏專國之謀也。惜乎公之貪懦。旣不能如子臧之守節。幷不能如叔孫昭子之不勞。徒使廢立大事。一聽操縱于季孫。於六月而書卽位者。譏公之以位爲餌也。

立煬宮

武公至成十世。而宿立其宮。煬公至昭二十世。而意如立其宮。諂也。以季氏世專國政。甚至出君而以爲祖實祔之。彼將以其祖爲何等鬼乎。亦越王制誣神靈實甚矣。或曰煬公。考公之弟。以弟繼兄。故立其宮。以爲定之繼昭說也。然以意如之威福自擅。昭可由我逐。卽定可由我立。亦何懼于魯人之淸議哉。

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雉門非僭。而雉門之設兩觀。則僭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蓋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諸侯固不得有闕也。子家子譏魯之僭禮。亦言兩觀而不言雉門。然則經書及者。亦謂災雖起自雉門。而天所惡而火之者。尤在兩觀。不然。觀爲門之餘。言門而觀在其中矣。何必及之。

歸于京師順也。執于京師逆也。會城成周而不受功。仲幾誠有罪矣。然不屬王吏而自執之。是其心尙未知有天王。況其君乎。晉之替也固宜。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據傳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立君固有成議矣。乃喪之至魯在六月癸亥。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何其緩也。蓋旣立其所不當立者。以市己之有德于公。又緩其所不當緩者。以要公之無違于己。皆季氏專國之謀也。惜乎公之貪懦。旣不能如子臧之守節。幷不能如叔孫昭子之不勞。徒使廢立大事。一聽操縱于季孫。於六月而書卽位者。譏公之以位爲餌也。

立煬宮

武公至成十世。而宿立其宮。煬公至昭二十世。而意如立其宮。諂也。以季氏世專國政。甚至出君而以爲祖實祔之。彼將以其祖爲何等鬼乎。亦越王制誣神靈實甚矣。或曰煬公。考公之弟。以弟繼兄。故立其宮。以爲定之繼昭說也。然以意如之威福自擅。昭可由我逐。卽定可由我立。亦何懼于魯人之淸議哉。

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雉門非僭。而雉門之設兩觀。則僭也。爾雅。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蓋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諸侯固不得有闕也。子家子譏魯之僭禮。亦言兩觀而不言雉門。然則經書及者。亦謂災雖起自雉門。而天所惡而火之者。尤在兩觀。不然。觀爲門之餘。言門而觀在其中矣。何必及之。

皐鼬之盟。卽召陵之諸侯。公固在其中矣。而復書公者。則以平邱之會。昭不與盟。故其後爲季所逐。諸侯遂無執同盟之誼以納之。者今公嗣位之初。朝晉而不獲見。與晉之拒昭略同。故懼而汲汲爲此盟也。殆亦隱懲荀范之黨意如。恐復蹈昭之覆轍也夫。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以弱小之邦逼近強楚。而借吳之力以敗其師。不徒取快于目前。而忘異日之禍乎。顧柏舉之戰。春秋予之。誠以楚之于蔡。既誘殺般。又虐用有。出侯朱。拘東國。蔡昭怨毒盈心。生不如死。況蔡卽無此戰。亦終亡于楚耳。固不如戰而勝之。猶得一報其祖父累世之仇。此亦足教天下後世之爲人孫子者。故特書曰蔡侯以之也。吳稱子。闔廬君也。楚稱人。囊瓦大夫也。以吳之君而奔楚之大夫。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晉之君臣聞之。其亦不能無愧也已。

吳入郢

入郢獨書吳。則蔡不與俱入。而吳之君臣乘勝以貪其利耳。吳以號舉。經之常也。復從常稱。則知柏舉之書爵。特著蔡侯之能用其君。而非有所進之也。郢者。國都。以楚之強大。一戰而克其國都。則列國諸侯之畏吳。將甚于畏楚矣。

公侵鄭

鄭人敢伐周之六邑。而魯奉霸令以討之。固爲勤王之師矣。然魯之政令。久在三桓。公無旅一之衆。何能

伐人。特以陽虎之奸。欲奪私家之兵權以歸諸公。而後借公之威令以逞其志。故遂以公主兵。而使季孟從之。季孟知其欲啓釁于鄰封。假手以圖己也。故不敢聲鄭人之罪。而茀潛師掠境取匡以還。書曰公侵鄭。蓋著三春之受制于家臣。而聽其挾公以謀亂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乘楚師之敗而滅許。因儋翩之亂而伐周。獻之所爲。直與莊等。春秋之始終。皆鄭之罪也。齊景果欲圖霸。宜先伐鄭以寧王室之禍難。保小弱之危亡。則天下諸侯不召而自至矣。顧乃挾叛晉之私。而結鄭人之援。與之特盟于鹹。欲何爲乎。自有此盟。中國遂無殷會。聖人謹而誌之。亦猶詩錄下泉。傷天下無霸之害也夫。

齊國夏帥師我西鄙

齊既與鄭盟于鹹。又與衞盟于沙。而魯未肯背晉卽齊也。于是乎有西鄙之師。顧不能綏之以德。而欲脅之以威。齊景之求諸侯也傎矣。

公侵齊

公於三月之間。兩出侵齊。杜註報前年西鄙之伐也。夫誠欲報齊。一侵亦已足矣。何爲師甫入而復出哉。當是時陽虎爲政。欲去三桓。傾覆宗社。故迫公出侵。外以挑釁于齊。內以亟役于魯。使強鄰外攻。民心內潰。而後得肆其奸謀。蓋不惟欲殺季氏。而駸駸乎難及君身矣。觀其請師于齊曰三加必取之。此其志昭

伐人。特以陽虎之奸。欲奪私家之兵權以歸諸公。而後借公之威令以逞其志。故遂以公主兵。而使季孟從之。季孟知其欲啓釁于鄰封。假手以圖己也。故不敢聲鄭人之罪。而茀潛師掠境取匡以還。書曰公侵鄭。蓋著三春之受制于家臣。而聽其挾公以謀亂也。

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乘楚師之敗而滅許。因儋翩之亂而伐周。獻之所爲。直與莊等。春秋之始終。皆鄭之罪也。齊景果欲圖霸。宜先伐鄭以寧王室之禍難。保小弱之危亡。則天下諸侯不召而自至矣。顧乃挾叛晉之私。而結鄭人之援。與之特盟于鹹。欲何爲乎。自有此盟。中國遂無殷會。聖人謹而誌之。亦猶詩錄下泉。傷天下無霸之害也夫。

齊國夏帥師我西鄙

齊既與鄭盟于鹹。又與衞盟于沙。而魯未肯背晉卽齊也。于是乎有西鄙之師。顧不能綏之以德。而欲脅之以威。齊景之求諸侯也傎矣。

公侵齊

公於三月之間。兩出侵齊。杜註報前年西鄙之伐也。夫誠欲報齊。一侵亦已足矣。何爲師甫入而復出哉。當是時陽虎爲政。欲去三桓。傾覆宗社。故迫公出侵。外以挑釁于齊。內以亟役于魯。使強鄰外攻。民心內潰。而後得肆其奸謀。蓋不惟欲殺季氏。而駸駸乎難及君身矣。觀其請師于齊曰三加必取之。此其志昭

則叛不待言。而大夫之不能詰盜。其罪亦難逭矣。

及齊平

有以平齊爲魯叛晉者非也。魯自僖文以來。屢世事晉。前年國夏伐我。晉人救之。師至于瓦而公出會。有何嫌隙而叛之哉。或謂陽虎在齊。將謀害魯。顧虎之奸回不軌。齊人豈不聞之。而肯勸師以助亂乎。蓋其時孔子爲魯司空。與聞國政。將率天下以戢其干戈。而懷以德禮。使日與齊尋侵伐之怨。則魯且不可爲。又何以靖列國。卓氏爾康以平齊事晉。爲聖人救時第一務者得之。

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欲結魯以攘晉霸。顧坦懷相與。會而不盟。與于鹹于沙之盟。鄭衞異者。則聖人盛德之感信于明神矣。左氏見汶陽之田久入于齊。季孟帥師圍鄆。尙不能取。今不煩一兵。不費一矢。而齊自來歸。意其必有以要之者。故設爲載書之辭。茲無還之對耳。使當日果有其事。經何以不書盟乎。左氏又有萊兵劫盟之言。說者因謂是會也。三桓畏齊。故不自出。而以公主之。孔子相之。不知齊魯新平。釋怨脩好。景既自來。何得以大夫往會。且以知禮之聖。而攝上卿以襄會儀。用得其人。孟子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正兆于此。何至視爲危途。而使聖人佐公以試之。

及鄭平

此平侵鄭取匡之怨也。左氏以爲叛晉。不知晉霸之不振。春秋所傷。孔子用魯。講信脩睦。平齊及鄭。蓋將

則叛不待言。而大夫之不能詰盜。其罪亦難逭矣。

及齊平

有以平齊爲魯叛晉者非也。魯自僖文以來。屢世事晉。前年國夏伐我。晉人救之。師至于瓦而公出會。有何嫌隙而叛之哉。或謂陽虎在齊。將謀害魯。顧虎之奸回不軌。齊人豈不聞之。而肯勸師以助亂乎。蓋其時孔子爲魯司空。與聞國政。將率天下以戢其干戈。而懷以德禮。使日與齊尋侵伐之怨。則魯且不可爲。又何以靖列國。卓氏爾康以平齊事晉。爲聖人救時第一務者得之。

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欲結魯以攘晉霸。顧坦懷相與。會而不盟。與于鹹于沙之盟。鄭衞異者。則聖人盛德之感信于明神矣。左氏見汶陽之田久入于齊。季孟帥師圍鄆。尙不能取。今不煩一兵。不費一矢。而齊自來歸。意其必有以要之者。故設爲載書之辭。茲無還之對耳。使當日果有其事。經何以不書盟乎。左氏又有萊兵劫盟之言。說者因謂是會也。三桓畏齊。故不自出。而以公主之。孔子相之。不知齊魯新平。釋怨脩好。景既自來。何得以大夫往會。且以知禮之聖。而攝上卿以襄會儀。用得其人。孟子所謂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正兆于此。何至視爲危途。而使聖人佐公以試之。

及鄭平

此平侵鄭取匡之怨也。左氏以爲叛晉。不知晉霸之不振。春秋所傷。孔子用魯。講信脩睦。平齊及鄭。蓋將

趙鞅既負大逆，而晉侯乃許之歸，是爲君而獎臣之叛也，亂其可弭乎。自三臣始禍，知躒請皆逐之言，非不衷。迨范中行既伏其罪，獨聽韓魏之請盟趙鞅于公宮，是使趙與韓魏傾心相結以同仇知氏，而其後三家果滅知伯而分晉。君召之也，故書歸者罪定，非恕鞅也。抑自晉昭失權，六卿爭政，賄賂公行，而范鞅荀寅爲尤貪，卒以先敗，多藏厚亡，天道之不爽如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之殺母，出于南子之口，成于戲陽速之言，其事之有無，誠未可知。但據經書世子，則蒯聵之罪當有可原者矣。而論者以楚商臣蔡般之弒君，皆稱世子，用以定殺母之爰書，不知弒君之惡，與出奔殊，弒君書世子，蓋謂有君之尊，兼父之親，而忍爲悖逆，罪專在子也。出奔書世子，蓋謂子固不孝，父亦非慈，而輕棄國本，罪不專在子也。經有辭同而旨異者，當觀其事何如耳。然則蒯聵之出奔，誠爲不善事其父母，而南子之恣淫，衛靈之信讒，亦甚矣哉。

姒氏卒

杜註以姒氏爲定公夫人，果爲夫人，三家雖橫，不應不成其喪。穀梁以爲妾辭者是也。然魯自成風以來，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獨姒氏卒不書夫人，葬不書小君，說者以爲哀未即位也。然在喪稱子，孝子不忍之心則然，而國內臣民固已尊之爲君矣。母以子貴，三家豈不可遵用僖宣舊典，而顧不赴不祔不成喪者，則假正名之義，以肆其脅君之私也。卑其母，必棄其子，哀公之孫邾如越，其機自此萌矣。

齊侯衞侯伐晉　哀公

平有欒盈之難。而齊莊伐之。定有范中行之難。而齊景伐之。皆由晉政不綱。內無以制其臣。斯外有以招乎寇。晉之不足以主盟。已可知矣。然齊不能修政明刑。與晉代霸。而合從黨惡。棄君助臣。是自誨其臣以叛也。崔杼之弒莊。景親見之。而復蹈其故轍。倒行逆施。遂至陳乞弒荼。陳常弒壬。景雖幸以身免。而國且變爲田氏。老將至而耄及。不反爲晉定所笑乎。彼衞靈內有父子之亂。而尙從齊以伐晉。又不足責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戰鞌而四卿並將。齊強也。邾子寡弱。何足禦魯。而三家各出其師以伐之者。蓋欲借邾以耀武而讐其君。因挾勢以取田而收其利。雖會朝奔喪。邾之事魯爲勤。定之撫邾亦厚。而三家正銜其知有公。不知有臣也。故乘定之既薨。哀之初立。而大肆其毒。以舒宿忿。顧三卿伐而二卿盟何也。州仇何忌猶自知其貪暴。而懼邾人之愬于齊晉也。季則肆然無忌。若無庸盟以要之矣。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在外四年矣。使衞靈明正其罪而黜之。則蒯聵不得稱世子。稱世子宜有衞也。乃納以趙鞅之師。弗克歸衞。而僅入戚。則輒之據國固矣。父子之間孰無天性。既不能迎之于其先。復不能遜之于其後。故書納者。所以著輒之不仁也。而胡傳以爲國人所不受。國豈有無父之人。而獨使其君爲鮮民以銜恤哉。

齊侯衞侯伐晉　哀公

平有欒盈之難。而齊莊伐之。定有范中行之難。而齊景伐之。皆由晉政不綱。內無以制其臣。斯外有以招乎寇。晉之不足以主盟。已可知矣。然齊不能修政明刑。與晉代霸。而合從黨惡。棄君助臣。是自誨其臣以叛也。崔杼之弒莊。景親見之。而復蹈其故轍。倒行逆施。遂至陳乞弒荼。陳常弒壬。景雖幸以身免。而國且變爲田氏。老將至而耄及。不反爲晉定所笑乎。彼衞靈內有父子之亂。而尙從齊以伐晉。又不足責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戰鞌而四卿並將。齊強也。邾子寡弱。何足禦魯。而三家各出其師以伐之者。蓋欲借邾以耀武而讐其君。因挾勢以取田而收其利。雖會朝奔喪。邾之事魯爲勤。定之撫邾亦厚。而三家正銜其知有公。不知有臣也。故乘定之既薨。哀之初立。而大肆其毒。以舒宿忿。顧三卿伐而二卿盟何也。州仇何忌猶自知其貪暴。而懼邾人之愬于齊晉也。季則肆然無忌。若無庸盟以要之矣。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在外四年矣。使衞靈明正其罪而黜之。則蒯聵不得稱世子。稱世子宜有衞也。乃納以趙鞅之師。弗克歸衞。而僅入戚。則輒之據國固矣。父子之間孰無天性。既不能迎之于其先。復不能遜之于其後。故書納者。所以著輒之不仁也。而胡傳以爲國人所不受。國豈有無父之人。而獨使其君爲鮮民以銜恤哉。

戎蠻爲楚所凌。急而投晉。固意晉可拒楚而托庇焉。使晉以范中行之難。辭蠻弗納。已不足以帖人心矣。顧乃助楚爲虐。執赤歸之。其視棄疾之誘殺蠻子。不仁爲更甚也。楚受天王之叛臣。如子朝尹召之徒。不執而歸之于周。其橫可憎。而晉以中夏之盟主。甘爲楚役。不惟不仁。其無恥更可笑。故經書晉人以惡之。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使國高可以托孤。則當景公廢長立少之時。早能犯顏進諫。乃不問義之是非。輕受顧命。其必無成事可知矣。顧來奔而以國及高者何也。伐我以國夏。圍戚以國夏。秉國之權既重。則奉荼之責愈深。而陳乞之忌而圖之者亦彌甚。今不能防其亂于未作之先。而遽委其君于一戰之後。國夏奔而高張已無能爲矣。陳乞得以肆志矣。故書曰及。明罪之尤在夏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景公葬已踰年。則荼之君齊久矣。陽生在魯。婚于季氏。實懷且安。本無爭國之志。使陳乞不召。則陽生不入。陽生不入。則荼不弒。國不二君。二則多難。此事勢所必然。不待陽生之告。乞早熟籌之是乞心主于弒。而特假手陽生以加之及也。夫主少國危。則奸雄得志。乞何利于殺孺子而立長君。亦其時承爭霸之餘烈。非驟起所能攘。故先假廢立之事。以張大其威權。而徐觀其後釁。經書陳乞弒君。所以著田氏篡齊之本也。其以陽生繫齊者。以文無所承故。

公會吳于鄫

戎蠻爲楚所凌。急而投晉。固意晉可拒楚而托庇焉。使晉以范中行之難。辭蠻弗納。已不足以帖人心矣。顧乃助楚爲虐。執赤歸之。其視棄疾之誘殺蠻子。不仁爲更甚也。楚受天王之叛臣。如子朝尹召之徒。不執而歸之于周。其橫可憎。而晉以中夏之盟主。甘爲楚役。不惟不仁。其無恥更可笑。故經書晉人以惡之。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使國高可以托孤。則當景公廢長立少之時。早能犯顏進諫。乃不問義之是非。輕受顧命。其必無成事可知矣。顧來奔而以國及高者何也。伐我以國夏。圍戚以國夏。秉國之權既重。則奉荼之責愈深。而陳乞之忌而圖之者亦彌甚。今不能防其亂于未作之先。而遽委其君于一戰之後。國夏奔而高張已無能爲矣。陳乞得以肆志矣。故書曰及。明罪之尤在夏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景公葬已踰年。則荼之君齊久矣。陽生在魯。婚于季氏。實懷且安。本無爭國之志。使陳乞不召。則陽生不入。陽生不入。則荼不弒。國不二君。二則多難。此事勢所必然。不待陽生之告。乞早熟籌之是乞心主于弒。而特假手陽生以加之及也。夫主少國危。則奸雄得志。乞何利于殺孺子而立長君。亦其時承爭霸之餘烈。非驟起所能攘。故先假廢立之事。以張大其威權。而徐觀其後釁。經書陳乞弒君。所以著田氏篡齊之本也。其以陽生繫齊者。以文無所承故。

公會吳于鄫

吳伐我傳謂邾故。不知吳既敗楚。遷蔡伐陳。南方諸侯無與抗者。將欲通東北之道。主魯服齊以爭晉霸。而鄫衍之盟。特假爲行師之名耳。魯人疑其果爲邾來也。故歸其咎于季孫。而孟叔不與協心齊力。先禦諸竟。及吳師次于泗上。逼近國都。而欲攻王者僅有徵虎之徒七百人。使吳欲取魯。如摧枯朽耳。顧反與行成結盟而退。而載書亦不以邾爲言。則吳第欲脅魯以修好。而使之爲東道主也。其意可知。然以魯爲吳貳。而遂至有城下之盟。則季孫之棄國也亦甚矣。

歸邾子益于邾

使齊不取讙闡。則益不歸。使魯不歸益。則讙闡不返。魯取邾。既負不義之名。而失二邑。又有蹙國之耻。以利害之勢較之。不得不歸益以釋齊怨。而弭兵端。豈魯之自能悔過乎。胡傳以爲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也。烏乎掩。

齊侯陽生卒

鄭髡頑楚麇之弑。舊史承赴而書卒。蓋其事起于倉卒闇昧之間。雖國人傳之。仲尼不得據所聞以革之也。陽生之卒。傳謂齊人弑之。赴于師。蓋歸罪于君。假國討以詐于吳而解其兵。當吳之伐齊。公實會焉。赴告之册。魯所共聞。則定爲齊人弑其君矣。仲尼考其事察其情。而正舊史之譌。改書曰卒。蓋弑君之大惡。聖人不敢輕以加人。故髡頑楚麇之實弑而書卒。寧仍之。陽生之實卒而書弑。則易之。由此以推。而凡春秋之爲臣子被惡名者。豈可幸哉。

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國書之伐我師至城下。其釁端實起于魯之會吳伐齊。顧不自反而復會吳以伐之。魯祇知己之羸弱不足敵齊。故假吳以快其報復之私。而不知吳自入郢以來。方欲荐食上國。正假魯以逞其志也。夫越國以行師自古爲難。故吳爲蔡用而後能敗楚于柏舉。吳爲魯用而後能敗齊于災陵。敗楚而功固可喜。敗齊而禍甚可憂也。自是而會橐皐。藩衞侯。爭長黃池。吳之盛威于中國者。魯實導之。經以國書主是戰者。以內及外也。外吳而所以貶魯者深矣。

用田賦

魯取民之法。諸家異說。其數之多寡。已不可知。但各就其文義考之。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今曰稅畝。是既統計其畝而均分之。復遍履其畝而橫歛之。十而取二矣。古者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作邱甲。使邱出一甲。是甸有甲士四人。合步卒爲百人矣。古者田出租以足食。里出賦以足兵。故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是託軍旅以爲名。而於耕物之家。復責市廛之布也。變法厚征。至此爲已極。故書用以譏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孟之會。楚宋爭霸。而顏始稱子。黃池之會。吳晉爭霸。而夫差始稱子。皆舊史之文也。顧孟不書及。而此書及者。楚顏用詐。以霸推宋。夫差用強。以霸自居。春秋欲正中國之名。而不沒兩霸之實。故先晉以及吳也。

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國書之伐我師至城下。其釁端實起于魯之會吳伐齊。顧不自反而復會吳以伐之。魯祇知己之羸弱不足敵齊。故假吳以快其報復之私。而不知吳自入郢以來。方欲荐食上國。正假魯以逞其志也。夫越國以行師自古爲難。故吳爲蔡用而後能敗楚于柏舉。吳爲魯用而後能敗齊于災陵。敗楚而功固可喜。敗齊而禍甚可憂也。自是而會橐皐。藩衞侯。爭長黃池。吳之盛威于中國者。魯實導之。經以國書主是戰者。以內及外也。外吳而所以貶魯者深矣。

用田賦

魯取民之法。諸家異說。其數之多寡。已不可知。但各就其文義考之。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今曰稅畝。是既統計其畝而均分之。復遍履其畝而橫歛之。十而取二矣。古者四邱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作邱甲。使邱出一甲。是甸有甲士四人。合步卒爲百人矣。古者田出租以足食。里出賦以足兵。故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是託軍旅以爲名。而於耕物之家。復責市廛之布也。變法厚征。至此爲已極。故書用以譏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孟之會。楚宋爭霸。而顏始稱子。黃池之會。吳晉爭霸。而夫差始稱子。皆舊史之文也。顧孟不書及。而此書及者。楚顏用詐。以霸推宋。夫差用強。以霸自居。春秋欲正中國之名。而不沒兩霸之實。故先晉以及吳也。

顧兩霸在會。而從之者惟有一魯。晉之久衰固不足言。而吳多行無禮。外不能服諸侯之心。內不能弭於越之禍。傳云七月辛丑盟。而經不書。蓋譏其皆不足以主盟也。而中夏之霸統自此絕矣。

西狩獲麟

聖人道既不行。而作春秋以治萬世之天下。雖不感麟。亦豈容已。既作矣。麟雖不至。其書自足以明王道而立人紀。功垂無窮。然麟實爲王者之瑞。今出非其時。遊非其地。而爲虞人所獲。固與鳳不至圖不出同足發已矣之歎者也。春秋於是乎輟筆。

韓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是時啖助趙匡陸質之徒始出。而退之大儒。言早如此。則固知三傳之不足以釋經矣。自是而至於宋。又不惟其經之釋。而多比附時事以釋經。此則疑於宋之經。而非周魯之經。故今之論者復不以爲然也。蓋不知經無以得其意。不知傳無以得其事。不得其意。而事之舛者不知也。不得其事。而意之奧者亦不知也。此吾叔春秋論之所爲作。未嘗捨經而泥傳。亦未嘗離傳以釋經。幸生明備之後。得以考訂折衷。而要其參互錯綜所獨得於心者爲不少也。叔弱冠舉於鄉。公車九上而後捷於禮闈。一典試于廣東。卽移疾歸。鍵戶著書。不與世務。方將取諸經羣史而論定之。而此一書其始事也。故特先梓之以問世云。嘉慶十四年五月端陽節後一日。姪紹祖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古經說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E五三二〇